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百七十六

經部

周易本義附錄纂註卷四

元 胡一桂 撰

彖下傳

咸感也

釋卦名義

纂註

丘行可曰咸非訓感咸故感耳凡物兩相對待而後感應之理生故咸有

咸義又曰咸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无心者不能感故咸加心而為感有心於感者亦不能咸感故感无心而為咸惟无容心於感然後无所不感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

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釋卦辭或以卦變

言柔上剛下之義曰咸自旅來柔上居六剛下居五也亦通

纂註

蔡氏曰柔上上也坤上交乾而為兌

也剛下三也乾下交坤而為艮也馮氏曰柔上剛下感應相與所以為亨止而說所以利貞男下女所以取女

也吉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

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極言感通之理

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卦以

體卦象卦德釋卦名義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恒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居初也亦通

恒亨无

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恒固能亨且无

咎矣然必利於貞乃為久於其道不貞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長久亦以貞而已矣

利有攸

往終則有始也

久於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動纂註

程子曰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常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於

常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

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極言恒久之道

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以九五爻釋亨義

附錄

遯而亨也分明是說能遯便亨下面更說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是何如曰此所以遯而亨也陰尚微為他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遯是小利貞浸而長也

以下二陰

釋小附錄

問小利貞浸而長也是見其浸長故設戒令利貞正且以寬君子之患然亦是他之福曰

是如此與否初

纂註

程子曰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

二兩爻相似砥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末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案語錄盤澗問本義釋小利

貞與程傳不同朱子曰若如程傳則於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下當云止而健陰浸而長故小利貞今但言小

利貞浸而長也而不言陰浸而長則小指陰小之小可知況當遯去之時事勢已有不容正之者程傳雖善而

有不遯之時義大矣哉

陰方浸長處之為難○愚謂遯故其時義為尤大也以二陰

之長成卦而以四陽之遯得名易為君子謀名卦必以陽為主如是則時義之大亦以陽之能遯為大也

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釋卦名義以卦體言則陽長過中大者壯也以卦德

言則乾剛震動所以壯也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

見矣

釋利貞之義而極言之

附錄

問大者正與正大不同上大字是指陽下正大是說理曰然亦

緣上面有大者正字方說此學問如何見天地之情曰正大便見得天地之情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道夫

晉進也

釋卦名義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

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以卦象卦德卦變釋卦辭

纂註

丘行

可曰明出地上離乘坤也順而麗乎大明坤附離也柔進而上行六自四上行而進于五也大明之君諸侯順附被其寵錫待遇之禮而衆多榮顯也

明入地中明夷

釋卦象以卦名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

王以之

以卦德釋卦義蒙大難謂遭紂之亂而見囚也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

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以六五一爻之義釋卦辭內難謂為紂近親在其國內如六五

之近於上六也

附錄

文王箕子大槩皆是晦其明然文王之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晦其明又曰

艱貞是他那佯狂底意思便是艱難底氣象

纂註

橫渠張子曰文王難在外箕子難在內丘行可曰內

文明則不失己而說隨外柔順則不逆時而干禍文王盡全卦之義故以二體言箕子得一爻之義故以六五言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以卦體九五六二
釋利女貞之義

○愚謂卦以二體言故惟言利女貞而說離分數多彖傳就二五言故

說男女正而内外交義
兼脩又廣彖辭之旨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亦謂

二父父子兄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

下定矣

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
三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

纂註

趙氏曰父
義母慈母

何以亦稱嚴蓋母之不嚴家之靈也瀆上下之分庇子
弟之過亂内外之別嫚惟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
者必父母俱嚴内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弟恭
夫制婦聽各盡其道而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以卦象
釋卦名

義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

吉

以卦德卦變卦體釋卦辭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

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極言其理而贊之

纂

註

程子曰天高地下其體睽也然陽降陰升相合而化育之事則同也男女異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也

生物萬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則相類也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為能同之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矣哉

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以卦德釋卦名義而贊其美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

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以卦變卦體釋

卦辭而贊其時用之大也○愚謂往得中五也其道窮三

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以卦德釋卦名義

解利西南往得衆

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以卦變釋卦辭

坤為衆得衆謂九四入坤體得中有功皆指九二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

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極言而贊其大也

附錄

陰陽之氣

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做這雷雨只管閉結了若不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作小畜所以不能成雨者畜不極也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以卦體釋卦名義

○愚謂損內卦乾九三之剛益上卦坤

上六之柔而成損是為損下益上主剛而言故曰其道上行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

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

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此釋卦辭時謂當損之時

附錄

損上益下曰益

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為益也否則反是

纂註

程子曰有本必有末

有實必有文天下萬事無不然者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體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存乎內待威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采則无別文之與實相須而不可闕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喪實乃當損之時也夫子恐人之泥言也故復明之曰二簋之質用之當有時非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謂文飾未過而損之與損之至於過甚則非也損剛益柔有時剛為過柔為不足損益皆損剛益柔也必順時而行不

當時而損益之則非也

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以卦體釋卦名義

纂註

徐氏曰損上益下者損上之剛益下之柔也下卦坤坤柔為民坤得益故民說无疆上乾之下爻下

為坤之下爻自上下下也天道下濟而光明其道大光也故為益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以卦體卦象釋卦辭

附錄

問木字本益字之誤如何曰看來只

是木字換卦說乘木有功中孚說乘木舟虛以此見得淵某見一朋友說有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如乾為金易卦之金也兌之金五行之金也巽為木卦中取象也震為木乃東方屬木五行之木也五行取四纂註程子曰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二復以維也去偽

受其福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

之道與時偕行

動巽二卦之德乾下施坤上生亦上纂

註蔡氏曰无疆以悠久言无方以廣大言與時偕行又言凡益之道當適乎時也程子曰天地之益无窮者

理而已矣聖人利益天下之道應時順理與天地合與時偕行也

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釋卦名義而贊其德

揚于王庭

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

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此釋卦辭柔乘五剛以卦體言謂以

一小人加于衆君子之上是其罪也剛長乃終謂一變則為純乾也

附錄

彖云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今人

以為陽不能无陰中國不能无夷狄君子不能无小人故小人不可盡去今觀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耶但所纂註徐氏曰陽剛之長當終于六以去之者自有道耳務本君子雖盛不可以小人之勢孤謂无能為不盡去之而存其孽也唐五王不去一武三思而患生于所忽不旋踵而君子之禍烈矣聖人於此設戒之意蓋深

姤遇也柔遇剛也

釋卦名

附錄

人日用間誠意十分為善矣或有一分不好底意思

潛發以間於其間此意一發便由邪徑以長姤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了以此見凡於一事一念之微苟有不

善之當防皆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釋卦辭

纂註

程子曰取女者

欲長久而成家也漸長之陰將消於陽不可與之長久也凡女子小人夷狄勢苟漸盛何可與久故戒勿用取

如是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以卦體言

○愚謂以乾遇巽得坤初爻而成故

有天地相遇之象又巽為東南之卦萬物絜齊之時故有品物咸章之象

剛遇中正天下大

行也

指九五

附錄

始不是好底卦然天地相遇以下却又甚好蓋天地相遇又自別取一義剛遇

中正只取九五或謂姤之時義大矣哉

幾微之際聖人所謹

附錄

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正是好時節纂註

程子曰天

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始之時

與義皆甚大也

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以卦德卦體釋卦名義

王假有

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

往順天命也

釋卦辭

附錄

順天命伊川說萃時若不用大牲便是那以天下儉其親相似

也有此理這時節比不得那利用禴之事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矣

極言其理而贊之

纂註

徐氏曰天地萬物高下散殊感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久聚則見

其情之同不于其聚而觀之情之一者不可得而見矣

柔以時升

釋卦變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以卦德卦體釋

卦○愚謂易以陽為大巽順不足以大亨必剛中而應

辭○是以大亨大亨之功非剛中之九二上應六五則
不能
致也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困剛掩也

以卦體釋卦名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

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以卦體釋

卦○愚謂剛中指二五口兌象上六為兌之辭主居窮極之地故有尚口乃窮之象

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以卦象釋卦名義

改邑不改

井乃以剛中也 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 羸其瓶是以

凶也

以卦體釋卦辭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意與不改井同故不復出剛中以二五而言未有功而敗

其瓶所纂

注晁氏曰或謂彖主三陽言五井冽寒泉食以凶也是陽剛居得中正邑可改而井不可改也

三井渫不食是水未見於用未有功也二甕敝漏是既不得水并其瓶而亡之羸其瓶而凶者也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以卦象釋卦名義大略與

睽相似然以相違而為睽相息而為革也息滅息也又為生息之義滅息而後生息也

纂註金陵王氏

曰澤火非如坎離有陰陽相運之道其相遇則相息而已其相息也唯勝者能革其不勝者耳

已日乃

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卦以

德釋卦辭纂註

程子曰離為文明兌為說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

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

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極言而附錄是

更革之謂須是翻轉更變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之者謂扶衰救弊逐些補緝如銅

露家事相似若是更革則須徹底重新鑄造非止補苴
罅漏而已湯武順天應人是如此通論兌卦易言順天
應人後來盡說應天順人非也又曰順天應人革就
革命上說言順天理應人心胡致堂管見中辨得好○
愚案梁武帝受禪顏見遠不食卒帝曰我自應天從人
何與士夫事管見曰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
乎人未聞應乎天也應者對感而言人事作於下則天
理應乎上豈曰天感乎上而人應乎下歟為是言者不
知天之為天矣故易唯曰順乎天順乎天者順理也後
世務名不務實以兵取國者曰吾應天順人也相承而
罔察至以為尊
號其失遠矣

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

聖賢

誠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因極其大而言之享帝貴
用饋而已養賢則饗飧牢禮當極其盛故曰大

亨纂註

蔡氏曰亨飪鼎之用也變腥而為熟易堅而為柔亨飪不過祭祀賓客二事而祭之大者无出

於上帝賓客之重者无過於聖賢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

應乎剛是以元亨

以卦象卦變卦體釋卦辭

纂註

程子曰離明而中虛於上為耳目聰

明之象

震亨

震有亨道不待言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

也

恐致福恐懼以致福也則法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

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程子以為邇也下脫不喪也邇四字今從之出謂繼世而主祭

也或云出則邇字之誤

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此釋卦名艮之義則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時故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艮體篤實故又有光明之義

大畜於艮亦附錄也行固非止然行而不失其理乃所止以輝光言附錄也問艮之象何以為光明曰定則

明凡人胃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愚謂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則天光發是也學蒙艮一

陽見於二陰之上陽明著見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莫得而掩蔽之故艮獨稱光明

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也此釋卦辭易背為止以明背即止也背者止之所也此卦體言内外之卦陰陽敵應而不相與也不相與

則内不見己外不見人而无咎矣附錄八純卦皆不相晁氏云艮其止當依卦辭作背與只是艮卦是

止尤不相與內不見己是內卦外
不見人是外卦兩卦各自開去淵

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或之字疑衍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

正可以正邦也

以卦變釋利貞之意蓋此卦之變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

為得位

其位剛得中也

謂以卦體言

止而巽動不窮也

以卦

德言漸

纂註

程子曰內艮止外巽順止為安靜之象巽進之義為和順之義人之進也若以欲心之動則

躁而不得其漸故有困窮在漸之義內止靜而外巽順故其進動不至困窮也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

終始也

釋卦名義也歸者女

纂註

程子曰天地不交則萬物何從而生女之

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又以其卦附錄歸妹未有不好只德言之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又以卦體釋卦辭男

若此卦則不纂註程子曰歸妹諸爻皆不當位又有乘得其正也剛之過二五皆乘剛男女有尊卑之

序夫婦有倡隨之禮此常理也如恒是也苟不有常正之道徇情肆欲唯說是動則夫婦潰亂男牽欲而失其

剛婦紐說而忘其順如歸妹之愚謂動而說為隨此乘剛是也所以凶无往而利也○陽倡而陰和男行而

女從得男女之正故元亨利貞說以動為歸妹則是陰反先倡而陽和女反先行而男從失男女之正故征凶

无攸利柔乘剛柔謂三五剛謂二四皆陰陽失位也

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以卦德釋卦名義

附錄

明以動故豐以明心應事物非明則

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倘徒明不行則明无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則行无所向冥行而已伯羽王

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釋卦辭

附錄

王假之尚

大也只是王者至此極大底時節所尚者皆大事倘問君德如日之中乃能盡照天下否曰易如此看不得只是如日之中則自然照天下却不可將作道理解他儻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

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此又發明卦辭外意言不

可過附錄

物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所不能達也倘天地是舉其全體而言鬼神是指其中運動變

化者通上徹下而言如雨風露雷草木之類皆是又曰豐卦表許多言語其實則在日中則是月盈則食天地

盈虛與時消息數語上這盛得極常須謹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然偃仆傾壞了又曰這處去危亡只是一間耳須是兢兢如奉槃水方得又曰這便是康節所謂酌離披時候如何不憂懼謹畏宣政間有以奢侈為言者小人都云當豐亨豫大之時須是恁地奢泰方得所以一向放肆如何得不亂學蒙

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

旅貞吉也

以卦體卦德釋卦辭

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之時纂註徐為難處氏

曰一柔在外而處二剛之中是羈旅之人交於強有力者苟非善處卑則取辱高則招禍鮮不失矣惟於止知其所止无私交无暗事非賢不主非善不與止而麗乎明也夫如是内不失己外不失人雖在旅困亦可小亨得旅之正而吉也

重巽以申命

釋卦義也巽順而入必究乎下

附錄

巽是重卦

故曰重巽八卦之象皆如此儻告戒无所不至故象以之風无所不入如命令之叮嚀

蒙學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

往利見大人

以卦體釋卦辭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九五柔謂初四

兌說也

釋卦名義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

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

民勸矣哉

以卦體釋卦辭而極言之

附錄

說若不是剛中便是違道干譽便成邪媚下面許多

道理都從這箇

纂註

徐氏曰剛中二五也柔外三上也剛中而柔外則立己者正而說人

者非邪矣程子曰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為說以利貞說之道宜正也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也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說服無教故以之先民則民心悅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

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釋以卦變附錄剛來

卦辭

剛來

而不窮是居位得中若在下則窮矣學蒙剛來而不窮是九三來做二柔得位而上同是六二上做三此說有些不穩却為是六○愚謂本義以卦變自漸來故指柔三不喚做得位為三三却未為得位蔡氏指柔為四則四正得位外謂外卦上同謂上同於五似為得之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謂中

廟附錄

此卦只是卜祭吉又更宜涉川王乃在中

利涉

大川乘木有功也

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以卦體釋卦辭

○愚謂下體本乾分三

坤分五柔下而為三

是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又以說理言

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又以卦體言之當附

錄

說以行險程說是也說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節止之義又曰節便是阻節之意坎為通水

在中間流纂註

程子曰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方說而止為節之義當位以節五

居尊位主節者也處得中正節而能通也中正則通過則苦矣又曰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慾損過抑有餘

是也不正之節如審節於用儒節於行是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

傷財不害民

極言節道

附錄

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轉來到這裏相節了更沒去處今年冬

盡了明年又是春夏秋冬到這裏廝匝了更去不得這箇拆做兩截兩截又拆做四截便是春夏秋冬他是自然之節初無人使他聖人則因其自然之節而節之如修道之謂教天秩有禮之類皆是天地則和這箇都无只是自然如此聖人法天做這許多節指出來淵

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以卦體卦德釋卦名

義

附錄

柔在内而剛得中這箇是就全體看則中虛就二體看則中實他都見得有孚信之意故喚作

中孚伊川此二句却說得好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

虛也

以卦象言

纂註

吳氏曰先儒以豚魚為二物實一物耳蓋兌澤巽風豚魚生於澤而主風古云

江豚魚出而風今江湖行舟之人見江豚作則知風之至天下之物皆有自然之信凡天機之觸天籟之鳴非物能然也皆天理之真天道之妙流行貫通在物有不能違耳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

也

信而正則應乎天矣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以卦體釋卦名義與其辭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以二言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

大事也

以三言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

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以卦體言附錄

行過恭用過儉皆是宜下之意煒

纂註

蔡氏曰卦體有飛鳥之象中二爻象身上下四爻象翼上逆而下順陰之道也

既濟亨小者亨也

濟下疑脫小字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以卦體言

初吉柔得中也

二指六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纂註

程子曰天下之

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終不濟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理當必變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丘行可曰人之常情處无事則止心生止則心有所怠而不復進此亂之所從起處多事則戒心生戒則心有所畏而不敢肆此治之所由兆治亂者天也所以制其治亂者人也彖曰終亂而傳曰終止則亂止則亂矣不止亂安從生玩止一辭則知夫子有功於贊易也

未濟亨柔得中也

指六五言

附錄

問未濟所以亨者便是有濟之理而柔得中又有亨

之道曰然學履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附錄

汔字訓幾與井卦同既曰幾便是未濟未出中不獨是說九二通一卦之體皆是未出乎坎險所以

未濟學履不續終也是首濟而尾濡不能濟不相接雖去故曰不續終也狐尾大濡其尾則濟不得矣

不當位剛柔應也纂註

馮氏曰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苟能協力以濟亦可致亨

未濟者終濟矣

周易本義附錄纂註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百七十七

經部

周易本義附錄纂註卷五

元 胡一桂 撰

象上傳

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

附錄

易象說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

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為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踈略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為馬坤之為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為健牛之為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索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

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為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為互體變體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傳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為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是則說卦之作為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為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

來而其為說已具於太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為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足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看易若靠定象看便滋味長若只懸空看也沒甚意思輝王弼伊川於象底意思不可見却只就○愚嘗謂數聖人取象他那象上推求道理淵○各有不同故說卦言象求之於經不盡合蓋夫子所自取之象惟多不必盡同於先聖也朱子嘗曰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周公自是文王周公易夫子自是夫子易以此求之得其要矣詳見易象圖說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

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復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

則自彊而附錄乾卦有兩乾是兩天也昨日行一天也

不息矣

附錄

今日行又一天也其實一天而行健不

已此所以為天行健也人傑胡安定說得好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彊不息云淵因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如弄碗珠底只運動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有息則墜矣錄君子以自彊不息非是說去趕逐他學他如此不息只是常存得此心則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輝天行健以氣言之則一晝一夜周乎三百六十五度而又過一度愚以理言之則於穆不已無間容息豈不是至健個○謂六十四卦大象皆著一以字以者所以體易而用之也即一以字示萬世學者用易之方不可不察也

潛

龍勿用陽在下也

陽謂九下謂潛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附錄

如日

方升雖未中天而其終日乾乾反復道也踐行之意

註徐氏曰反復往來必由乎道動循天理雖危而安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可以進而纂註但云或躍无咎夫

子必謂須進乃加進字以斷其疑以進飛龍在天大人

造也造猶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纂註丘行可曰盈謂

可久謂陰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言陽剛不可為物

吉○天行以下先儒謂之大象潛附錄乾為萬物之始

象而君子體之則當謙恭卑順不敢為天下先耳非謂

可天德而不可為首若曰乾不為首
則萬物何所資始而又誰為之首乎
纂註徐氏曰六爻
變之坤九者剛健之極天之德也
變言即坤无首之義非謂乾剛有所不足也
物極必變剛而能柔
不為物先用坤道也
善用九者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
重而言其勢之順則見其高

下相因之無窮至順
附錄地之勢常有順底道理且如
極厚而無所不載也
這箇平地面前便有坡陀處
那突然起底也自順淵
錄問地勢猶言高下相因之勢
以其順且厚否曰高下相因只是順若厚又是一箇道
理然惟其厚所以上下只管相因去只見得他順若是
薄底物高下只管相因則傾陷了不能如此之無窮矣
惟其高下相因無窮所以為至順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
也君子體之惟至厚為能載物也

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案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馴順習也

六二之動直

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

從王事知光大也纂註

程子曰夫子懼人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言義所當為

則以時而發非含藏終不為也又曰象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或從王事而能無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

大也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不知豈能含章也

括囊无咎慎不害

也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文在中而見於外也

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初陰後陽附錄

坤六

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

陽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文蔚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綸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經綸治絲之事經引之綸理之也屯

難之世君子

纂註

馮氏曰雲雷方作而未有雨有屯結之象君子觀象以治世之屯猶治絲

者既經之又綸之所以

○愚謂坎在上為雲未下而成解其結而使就條理也雨故雲雷屯言陰陽之未通

也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纂註程子曰陽居陰

下貴下賤之象方屯之時陰柔不能自存有一陽剛之才衆所歸從更能自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

六二

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

子舍之往吝窮也

纂註

程子曰事不可而妄動以從欲也无虞而即鹿以從禽也當屯

之時不可動而動猶无虞而即鹿以有從禽之心也君子則見幾而舍之不從若往則可吝而困窮矣

求

而往明也屯其膏施未光也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泉水之始出者

附錄

育德

有山之象果纂註

徐氏曰蒙而未知所適也必體坎之行有水之象剛中以決果其行而達之蒙而未有

所害也必體艮之靜止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發蒙之初法不可不

正懲戒所以正法也

子克家剛柔接也

指二五之應

纂註

程子曰二五剛柔之情相

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親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勿用取女行

不順也

順當作慎蓋順慎古字通用荀子順墨作慎墨且行不慎於經意尤親切

困蒙之吝

獨遠實也

實協韻去聲

纂註

徐氏曰剛實發蒙四獨遠之困於蒙者也故吝

童蒙之吝

吉順以巽也

○愚謂順以久柔言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禦寇以剛上附錄

上九一陽而衆陰隨之如人皆順從下皆得其道於我故能禦寇須是自家屋裏人從

我方能去理會外頭人若自家屋裏人不從時如何去禦得寇所以象曰上下順也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於天無所復為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爾

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為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為則非需也

附錄

問屯需二象皆

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然屯言經綸而需言飲食宴樂何也曰需是緩急在他無所致力只得飲食宴樂屯是

物之始生象草木出地之狀其初出時欲破地面而出

纂註

程子曰君子觀象懷其道義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

○愚謂

飲食坎象宴樂
樂天也乾象

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

常也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寬意以寬居中不

急進也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卦外謂外敬慎

不敗發明占外之占
聖人示人之意切矣

附錄

錄本無此意占者不可無此意

所謂占外意也

錄孔子雖說推明義理這般所在又變

然能敬慎則不敗又能忍以需待處之得其道所以不
凶或失其剛健之德又無堅忍之志則不能不敗矣文

蔚纂註

丘行可曰寇坎也三既迫坎則害已切已故曰致寇至夫坎險在外未嘗迫人由人急於求進

自迫於險以致禍敗象以自我釋之明致災之由不
在他人也然於此能以敬慎自處則亦不至於敗也需

于血順以聽也纂註

丘行可曰需之三三乾坎之會也三恃健冒險而進四據險以待乾

之來聖人於三之象以敬告之能敬則不犯坎矣於四之象以順告之能順則不忤乾矣二者交盡其道此處

需之要也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

當位未大失也

以陰居上是為當位言不當位未詳

附錄

凡初上二爻皆無位二士三卿

大夫四大臣五君位上六之不當位如父母纂註

蔡氏曰敬

故未大失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絕矣

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不克訟歸

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掇自取也

纂註

程子曰自下而訟其上義乖勢

屈禍患之至猶掇拾而取之言易得也

食舊德從上吉也

從上吉謂隨人則吉明自主事

則無成功也

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訟元吉以中正也

中則聽不

偏正則斷合理

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

衆纂註

劉壽翁曰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為此閭族黨之民役則為伍兩軍旅之衆此衆即此民也

故曰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君子觀象容之畜之於無事之時用之於有事之日故曰能養民則可以得衆

矣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

懷萬邦也纂註

程子曰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五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

專征伐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師或發此義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

與尸大无功也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知難而退師之常也長子帥

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大君有命以正功也

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聖人之戒深矣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建國

親侯亦先王所以比於天下而無間附錄伊川言建萬

者也彖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附錄國以比民言

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子纂註程子

所親者諸侯而已這便是他比天下之道淵纂註曰親

比而無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為比也先王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親撫諸侯所以比天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則不正

矣自失纂註程子曰守已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比之匪人不亦傷

乎纂註徐氏曰三居不正之位而應上比之匪人也上比无首而凶已乃應之亦可傷矣馬援勸隗意東方而隗意東方而隗蹠降蜀至於殺身外比於賢以從上也顯

亡宗為天下笑者非大可傷乎外比於賢以從上也顯

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

中也由上之德比之无首无所終也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為无首以始終

之象言之則為无終无首則无終矣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有氣而無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為小畜之象

懿文德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

復自道其義吉也牽復在中亦不自失

也亦者承上爻義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程子曰說輻反目三自為也

纂註

程子曰陰制於陽者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為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也故說輻反目三自為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室也有孚惕出上合志也有孚攣如不獨富

也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纂註

疑均敵也

柔畜既盛必敵剛也蔡氏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程傳

纂註

程子曰天在上

澤居下上下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無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辯上下使各當其分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纂註

程子曰安履其

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志願耳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也

幽人貞

吉中不自亂也纂註

徐氏曰上無應與而獨善其身日用常行坦然平易不為艱難阻絕

之行自守以正而外物不亂所以吉也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

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

也愬愬終吉志行也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傷於所恃

元吉在

上大有慶也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

民

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附錄

問聖人財成輔相之功當無時而不然何獨於泰卦言之

曰天地交泰萬物各遂其理聖人自此方能致用若天地閉塞萬物不生聖人亦無所施其巧輝財成猶裁截成

就之也輔相只於財成處以補其不及而已財成眼前
皆可見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為制下許多禮

數倫序只此便是財成處至大至小之事皆是固是萬
物本有此道理若非聖人財成亦不能得如此齊整此

皆天地之所不能為而聖人能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
而功與天地參也又問繼天立極曰天只生得許多人

物與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得聖人為之
脩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

之宜是也蓋天做不得底須聖人為他做也又問輔相
財成學者日用處有否曰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耒耜罔

畀皆是備財成是裁做段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天地
之化備侗相續下來聖人便裁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

周聖人與他截做春夏秋冬四時淵問乾坤健坤順如何得
有過不及之差曰乾坤者一氣運於無心不能無過不及

之差聖人有以為之主故無過不及之
夫所以天地之功必有待於聖人長孺纂註蔡氏曰

道謂日月寒暑之往來東西南北之經緯天地之宜謂
 春生秋殺高黍下稌於道則制裁其節於宜贊助之而
 已又曰天地之道以氣形全體言天地之宜以時勢所
 適言財成者因其全體而裁制其節使不過輔相者隨其
 所宜而贊助其所不及如氣化流行籠統相續聖人則
 為之裁制以分春夏秋冬之節地形廣邈經緯交錯聖
 人則為之裁制其東西南北之限此財成天地之道也
 春生秋殺此時運之自然高黍下稌此地勢之所宜也
 聖人則輔相之使當春而耕當秋而斂高
 者種黍下者種稌此輔相天地之宜也 拔茅征吉志

在外也纂註

蔡氏曰在外謂應陰也陰為民
 君子在內則恩澤及乎民也

包荒得尚

于中行以光大也无平不陂天地際也纂註

徐氏曰乾
 坤相遇之

際泰否反復之機實
 在於此可不戒哉

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

心願也

陰本居下在上為失實

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纂註徐氏曰中

以行願居中應二行其志願非勉強也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

之也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收斂其德不形於外

以辟小人之難人

纂註

蔡氏曰天地不交二氣鬱塞否之象也順陽消之象而晦處窮

約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小人而變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念而不計其私矣

大人

否亨不亂羣也

言不亂於小人之羣

邑羞位不當也

纂註程子曰陰柔居

否不中不正所為可羞者處不當故也處不當位所為不以道也

有命无咎志行也大

人之吉位正當也纂註

程子曰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之正位故能休天下之否是以

吉也無其位則雖有其道將何為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

否終則傾何可長也纂

註程子曰豈有長否之理極而必反理之常也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

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辯物所以審

異而致

附錄

類族如青底做一類白底做一類恁地類了同底自同異底自異淵類族是就人上

說辯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以皆同之理故隨他地頭去分別類族如分姓氏張姓作一類李姓作一類

物如牛是一類馬是一類就其異處以致其同此其所以為同學蒙纂註

馮氏曰類族是如天之兼覆辯

物是如火之燭照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纂註

程子曰出門同人所同者廣無所偏

私人之同也有厚薄親疎之異過
咎所由生既無偏黨誰其咎之
同人于宗吝道也伏

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言不

纂註蔡氏曰敵謂五安何

也安往而不

得貧賤之安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因而反則也

其乘

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則故吉也

同人之先

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直謂理直

同人于郊志未得

也纂註

蔡氏曰未及乎野未盡乎大同之道故曰志未得也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所照者廣

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無以治之則釁孽萌於其間矣
天命有善而無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於身亦

若是而附錄天道喜善而惡惡過惡而揚善非順天休已矣

兜此易所謂遇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為道既福善禍淫又

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戊申封事纂註蔡氏曰遇惡揚善離象順天休

命乾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公用

亨于天子小人害也纂註程子曰民衆財豐反擅其富彊益為不順是小人大有則

為害又大有匪其彭无咎明辯哲也哲明貌纂註蔡氏曰為小人之害

之始故能辯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威

如之吉易而无備也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大有上吉自天

祐也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以卑蘊高謙之象也裒多

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損高增卑以趨於平亦謙之意也

附錄

問謙是損高就低使教恰好曰

大抵人多見得在己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學蒙臣伏見近年百事多務含容

曲直是非兩無所問似聞聖意謂如此處置方得均平然臣竊有疑焉易象曰稱物平施蓋古之欲為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為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為平謙謙君子卑以自牧是乃所以為大不平也戊申封事

也纂註

程子曰自牧自處也詩云鳴謙貞吉中心得也自牧歸莫蔡氏曰牧養也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纂註

蔡氏曰萬民衆柔義

无不利撝謙不違

則也

言不過

利用侵伐征不服也纂註

蔡氏曰不

鳴謙志

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陰柔无位才力不足故其志未得而至於行師然亦

適足以治其私邑而已

纂註

丘行可曰二與上皆曰鳴謙以有感乎三也然柔近剛則先得乎剛二比

三近也故中心得上應三遠也故志未得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

附錄

象其聲者謂雷取其義者謂和崇德

謂著其德作樂所以發揚其德時舉先王作樂其功德便自不可掩祇問崇德如大韶大武之類否曰是先王

作樂無處不用如宴饗飲食之時
纂註程子曰雷者陽

無不用此特言其大者爾學蒙
薄而成聲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

鬱及奮發則通達和豫故為豫也坤順震動和順積中

而發於聲樂之象也潘氏曰樂之為用朝覲聘饗祭祀

各有主惟郊祀上帝則大合古今衆樂而奏之大司

樂圉丘之奏樂極九變是也故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考郊祀后稷以配天配以祖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配
以考也
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窮謂滿極
不終日貞吉以中正

也盱豫有悔位不當也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六五貞

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藏澤中
纂註馮氏

易附錄纂註
十四

發聲於震之春，収聲於兌之秋。由震而兌，雷藏澤中，與時休息，為隨時之象。日出於東方之震，而入於西方之兌，由震而兌，自明嚮晦，出於明者至晦而入也。勞者宴作者息矣，所以用隨也。天地之隨為晝夜為寒暑為古今，君子之隨為動息。為語默為行藏，一晝一夜之頃而動息隨之，況於消息盈虛之大者乎？黃宗台曰：卦爻取隨時而動，大象取隨時而息。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係小子弗兼與也。纂註

程子曰：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二苟

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故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係丈夫志舍下也，隨有獲

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孚于嘉，吉位正中，也。拘係

之上窮也。

窮極也。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於二者乃

治已治人之道也

附錄

當蠱之時必有以振起聳動民之觀聽而在已進德不已必須有此二者則可

以治蠱矣振民有風之象育德有山之象

纂註

徐氏曰山下有風風薄山之象而迴物皆散亂蠱之象也○

愚謂育德山象如山之養成材質也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纂註

鄭氏曰子改父道始

雖勞而終則吉蓋其事若不順而其意則在於承其父也

幹母之蠱得中道也幹父

之蠱終无咎也裕父之蠱往未得也幹父用譽承以德

也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地臨於澤上臨下也

二者皆臨下之事教之无窮者兌也容之无疆者坤也

纂註

蔡氏曰教思无窮澤潤地之象也容保民

无疆地容澤之象也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

也

纂註蔡氏曰命君命謂五也徐氏曰二剛咸臨有進逼陵躐之勢五柔二剛有君弱臣強之疑

以此相疑豈能遽合自二言之其初未順命也然五以柔中用二二以剛中應五豈終不順哉聖人以未順命釋之欲人知以道事君而不苟於從上也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至臨无咎位當也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省方以觀民**纂註**設教以為觀

程子曰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遊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設教者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初六童觀小人道也闕也省方觀民也設教為民觀也

觀女貞亦可醜也

在大夫則為醜也

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觀

國之光尚賓也觀我生觀民也

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已所行不但一身

之得失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觀其生志未平也

志未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

也懼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雷電當作雷雷

附錄

通論豐象噬嗑明在上動

在下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底人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勅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

須用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也故折獄致刑此是伊川意其說極好道夫

纂註

程子曰象无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嗑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勅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也蔡氏曰明罰離象勅法震象徐氏曰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以知所避勅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以知所畏此先王忠厚之意也未至折獄致刑處故與豐象異然罰之當避人猶有冒罰而為之法之可畏人猶有犯法而不顧者先王不得已而後用刑也

行也

減趾又有不進于惡之象

噬膚滅鼻乘剛也遇毒位不當也利艱

貞吉未光也貞厲无咎得當也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耳減

蓋罪其聽之不聰也若能審聽而早圖之則無此凶矣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明不遠明庶政事

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

附錄

明庶政是就離上說无敢折獄是就艮上

說政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獄是學蒙通論旅卦象賁內不能及他故止而不敢折也

明外止雖然內明是箇止殺底明所以不敢用其明以折獄與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相似

而相反賁內明外止旅外明內止其象不同如此問苟明見其情罪之是非亦何難於折獄曰是他自有箇象

如此遇著此象底便用如此然獄亦自有出三八棒便了底亦有須待囚訊鞫勘錄問結證而後了底書曰要

囚服念五六日至旬時不蔽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語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具而決之是所謂敢決

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也不留獄者謂訊囚結證已畢而即決之也

謂止在外明在內故明

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又曰如今州郡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
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

纂註

蔡氏曰有山之材而照
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

之象也明庶政離明象政者治之具所當文飾也無敢
折獄艮止象折獄貴乎情實貴則文飾而沒其情矣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君子之取舍
決於義而已

纂註

蔡氏曰處卦最
下亦理無可乘

之者故曰
義弗乘也

賁其須與上興也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註蔡氏曰陵侮也三能永貞則二柔雖比已
而端如然終莫之陵侮而不全陷溺也

六四當位

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
終无尤謂若守正而不與亦

无他六五之吉有喜也白賁无咎上得志也附錄

問何
謂得

志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是優游自得也 錄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附錄

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如山附於地惟其地

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 纂註 蔡氏則位亦安而不搖猶所謂本固邦寧也 間

下坤象安宅艮象劉壽翁曰愚謂剝者崩頽之義五厚下安宅此言治剝之道 ○ 陰自下而上剝一陽將

見艮剝為坤則山剝為地矣山附於地未可言剝然以五陰剝一陽言之則有山崩為地之勢故名之曰剝為

人上者觀象而知所以厚下 剝牀以足以減下也 剝牀

以辨未有與也 言未盛 纂註 程子曰陰之剝陽得以益盛者以陽不有與故也小人剝

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為害矣言未有與剝之未盛有與猶可勝也示人之意深矣丘行可曰

與應也凡陰陽相應則為有與困九四應初六言有與是也陰陽不應則為無與井九二不應九五言無與是也咸六爻皆應則謂感應以相與艮六爻皆不應則謂之敵應不相與剥之未有與者是言當剥之時在上未有一陽以應陰無以止陰之進也大凡小人為害使其間不敢肆使雖為惡未至如是之甚也惟其未有與此剥道所以進長而不可救也聖人於此不謂之無與而謂之未有與蓋不忍陰邪之害正而猶冀有人以止之也其意深矣亦通

剥之无咎失上下

也上下謂四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以宮人寵終无尤也君

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靜安

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齋附錄至日閉關正是於已動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

一陽初復陽氣甚微勞動他不得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初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錄古人所以

四十強而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褻了豈不壞事賀孫不遠之復

以修身也附錄易傳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休復之吉從善這般說話好簡當大蔚

以下仁也纂註徐氏曰仁謂初剛剛復於下在人則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初不遠復二從初而

復故曰以下仁也頻復之厲義无咎也中行獨復以從道也敦

復无悔中以自考也考成纂註程子曰五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道自

成可以无咎自成謂成其中順之德迷復之凶反君道也纂註劉壽翁曰動靜天道

之復也善惡人道之復也故彖象言動靜之復六爻皆言善惡之復復者剛之反也自五及初皆以從剛為復五之自考不如四之從道四之從道不如二之下仁二之下仁不如初之修身三頻復雖危猶知復也上迷復反道則不知復矣徐氏曰上六位高而無下仁之美剛遠而失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蔽柔終而無改過之勇是昏迷而不知復者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震動發生

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為私焉

无妄之

往得志也不耕穫未富也

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為之也

行人

得牛邑人災也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有猶守也

无妄之藥不

可試也

既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而生疾矣試謂少嘗之也

无妄之行窮之災

也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在山中

不必實有其事但以其象言之耳

附錄

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畜自家之德道夫通論小畜象

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時舉大畜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只

做得這些文德

纂註

程子曰天至大而在山之中所

威儀文辭之類淵
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

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成其德大

畜之義也
有厲利已不犯災也輿說輶中无尤也利有攸往

上合志也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之吉有慶也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

附錄

或云諺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

曰前輩曾用以解慎言語節飲食

節飲食以養其體蔡氏曰慎節主靜艮象言語飲食主動震象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初上皆非其類也

十年勿用道大悖也顛

頤之吉上施光也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由頤厲吉大

有慶也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滅於木大過之象也不

懼无悶大過之行也

附錄

澤在上木在下澤水高漲浸沒了木是為大過木雖為水浸而未嘗動故君子

觀之而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也

纂註

蔡氏曰獨立不懼巽木象遯世无悶允說象

借用白

茅柔在下也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棟撓之凶不可以

有輔也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

婦士夫亦可醜也過涉之凶不可咎也附錄

不可咎是他做得是

了不可咎他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治已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

纂註

蔡氏曰常德行坎剛中象習教事重坎象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求小得

未出中也來之坎坎中无功也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陸氏

釋文本无貳字今從之

坎不盈中未大也

有中德而未大

附錄

水之為物其在坎只

能平自不能盈故曰不盈盈高之義中未大者平則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

上六失道凶三

歲也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作起也

附錄

明兩作猶言水洊至

今日明來日又明若說兩明却是兩箇日頭淵明便是指日而言

砥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黃離元吉得中道也日昃之離何可久也突如其來如

无所容也无所容言六五之吉離王公也王用出征以

正邦也

周易本義附錄纂註卷五

謹案卷四第二頁前八行是能與時行刊本行訛
待據語錄改

第四頁前六行必父母俱嚴刊本俱訛尊據本義
集成改

第十一頁前六行故其進動不至困窮也刊本至
訛有據本義集成改

卷五第二頁後三行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刊
本脫里字今增

第七頁後一行天謂五也刊本五訛上據本義集
成改

第九頁前五行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
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奢侈刊本志訛至據本義
集成改

第十頁後一行高黍下稌刊本稌訛稻據語錄改
四行五行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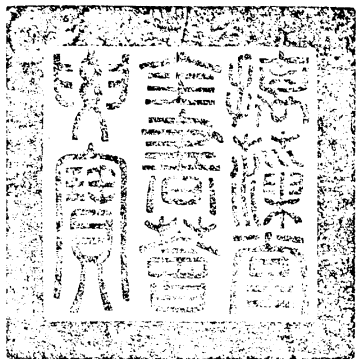
第十三頁前五行然臣竊有疑焉刊本竊訛切據

朱子文集改

第十四頁前一行陰陽相薄而成聲刊本陽訛氣
據本義集成改

第十四頁後六行二荀係初則失五矣刊本五訛
正據本義集成改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許祖懷

謄錄監生臣李鉉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周易本義附錄纂註卷六

七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百七十八

經部

周易本義附錄纂註卷六

元 胡一桂 撰

象下傳

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

附錄

上允下艮允上



闕有澤口之象允下二陽畫有澤底之象艮上一
畫陽有土之象下二陰畫中虛便是滲水之象
程子曰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而漸潤通徹是
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
以受於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無
我也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交而受之

此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咸其拇志在外也纂註蔡氏曰外謂四也雖凶居

吉順不害也纂註程子曰二居中正其才本善以其在咸之時質柔上應故戒以先動求君

則凶居以自守則吉象復明之云非戒之不咸其股亦得相感唯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

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二爻陰躁其動也

宜九三陽剛居止之極纂註徐氏曰世之君子位居人宜靜而動可吝之甚也上所守不正感不以道而

反狗夫褻御臣僕在下者之私情貞吉悔亡未感害也至于多行可愧者皆執其隨者也

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咸其脢志末也志末

謂不能感物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滕騰通用纂註程子曰唯至誠為能感人

乃以柔說騰揚於口舌
言說豈能感於人乎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纂註

丘行可曰巽入也而在內震出也而在外二物

各居其位則謂之恒故君子體之而立不易方若雷入而從風風出而從雷二物易位而相從則謂之益矣故此君子體之亦有遷改之義浚恒之凶始求深也九二悔

亡能久中也不恒其德无所容也纂註

程子曰不常之人无所容處其

身也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

義從婦凶也纂註

徐氏曰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婦人當一於從而守其終則吉若夫子則

制義者也從婦之道則為凶矣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體無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

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

附錄

問遯字雖是逃隱大抵亦取遠去之意天上山下相去甚

遯絕象云君子以遠小人則君子如天小人如山相絕之義須如此方得所以六爻在上而漸遠者愈善也曰

恁地推得

纂註

蔡氏曰遠小人艮象不惡而嚴乾象

遯尾之厲不往何災

也執用黃牛固志也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

可大事也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肥

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自勝者強

附錄

雷在天上是甚生威

嚴人之克已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於為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為君子須是如

雷在天上方能

纂註

程子曰古人云自勝之謂強赴湯

克去非禮輝

克已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曰君子以非禮勿履蔡氏曰禮者正大之文以天而動取二象言

壯于趾其孚窮也

言必困窮

纂註

程子曰在最下而用壯以

九二貞吉以中也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小人以壯敗藩

決不羸尚往也

纂註 蔡氏曰尚往者前无困沮

喪羊于

易位不當也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纂註

蔡氏曰詳審也不詳謂不審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昭明也

晉如摧如獨行正

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居下位未

纂註

徐氏曰居无位

處不汲汲於求進乃其宜也故无咎若已受命則是

受

當事有官職苟一於裕則有曠廢之失能无咎乎

茲介福以中正也衆允之志上行也纂註

程子曰上行

君衆志之所同也

鼫鼠貞厲位不當也失得勿恤往有慶也維

用伐邑道未光也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附錄

晦地象明

是不察察若晦而不明則晦得沒理

纂註

蔡氏曰蒞明

會了故外晦而內必明乃好學蒙

離象衆晦坤

象

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唯義所在不食可也

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入于左腹獲心意也箕子之貞明

不可息也初登于天照四國也

照四國以位言

後入于地失則

也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身修則家治矣

附錄

火中有風如一爐火光此氣自薰蒸上出是也此只是言自內及外之意

纂註

程子曰正家之本在

正其身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內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於外由言之謹於內也言謹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

閑有家志未變也

志未

變而預纂註程子曰閑之於家人志意未變之前是以防之悔亡志變而後治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

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

節也富家大吉順在位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程子曰夫愛其

內助婦愛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謂非作威也反身自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二卦合體附錄銖問君子

曰此是取兩象合體為同而其性各異在人則是和而不同之意蓋其趨則同而所以為同則異如伯夷柳下

惠伊尹三子所趨不同而其歸則一豕辭言睽則同大象言同而異在人則出處語默雖不同而同歸於理講

論文字為說不同而同於求合義理立朝論事所見不同而同於忠君本義所謂二卦合體者言同也而性不

同者言異也以同而異語意與用晦而明似又問睽卦
无正應而同德相應者何也曰无正應所以為睽當睽
之時當合者既離其離者却合也錄君子有同處有異
處如所謂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
象下句皆是就人事之近處說不必學蒙纂註程子曰君子
深去求他此處伊川說得甚好觀睽異之象
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
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彝
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
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

見惡人以辟咎也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本其正應非有邪也見與

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纂註

程子曰有終者終必與上九遇合乃

遇剛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交
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知者知幾而固守

孚无咎志行也厥宗噬膚往有慶也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纂註

程子曰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已

而益自修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故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君子修德以俟時而已

○愚謂反身即思不出位之義艮象修德即

常德行之義坎象坎在艮下為蒙而稱君子以果行育德坎在艮上為蹇而稱君子以反身修德蓋反身如山不動而修德如水滋潤乎山之象也往蹇來譽宜待也王臣蹇蹇終无尤

也事雖不濟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往蹇來連當位實也亦无尤

大蹇朋來以中節也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纂註

蔡氏曰赦宥解義過動震象罪陷坎象

○愚謂坎在上為雲在下為雨方雲雷而為屯則陰陽之未通今雷雨作解則陰陽之已通矣屯其為難之始解其散屯之難者歟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纂註

蔡氏曰際謂交際柔居解初入

坎尚淺而承剛應剛得剛柔交際之宜難必解者也故曰義无咎也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解而拇未當位

也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公用射隼以解悖也纂註

蔡氏曰悖

逆也解悖謂解三之悖逆而卒得其順也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室欲

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附錄問

忿室欲忿怒易發難制故曰懲懲是戒於後欲之起則甚微漸漸到熾處故曰室室謂塞於初古人說情實實是罅隙須是塞其罅隙曰懲也不專是戒於後若是怒時也須去懲治他始得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耳室亦非是真有箇孔穴去塞了但遏絕之使不行耳又曰懲忿如救火室欲如防水大雅問何以室欲莫是欲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曰然又曰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室欲欲如汚澤然其中穢濁解汚染人須當填塞了廣問觀山之象以懲忿是如何曰人怒時自是恚地突兀起來故孫權曰令人氣湧如山

蔡註

蔡氏曰山下之澤潤上行而水漸減損之象也懲止也室塞也忿則陵物欲則溺已二者皆所當損懲忿艮象

室欲
兌象

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尚上通

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一人行三則疑也損其疾亦可喜也六五元吉自上祐也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善改過益之

大者而其相益亦猶是也

附錄

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祖道曰莫是才遷善便是改過否曰

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慘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是見人做得一事強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祖道風是一箇急底物見人之善已將不及遷之如風之急雷是一箇勇決底物已元吉有過便斷然改之如雷之勇決不容其些子遲緩元吉

无咎下不厚事也

下本不當任厚事故不附錄利用大

象只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凡居下者不當厚事如予之於父臣之於君僚屬之於官長皆不可以踰分

越職縱可為亦須是盡善方能無或益之自外來也或

衆無定主之辭益用凶事固有之也益用凶事欲其困心告公

從以益志也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莫

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若究而

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

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澤上於天清決之勢也施

祿及下潰決之意。○愚謂施祿及下乃在上者之常，不也居德則忌，未詳。○事遽以德自居，非所宜也。故忌不

勝而往咎也。有戎勿恤，得中道也。纂註：蔡氏曰：「先事則當惕及事不可」

憂得中道也。君子夬夬終无咎也。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

不信，聰不明也。中行无咎，中未光也。程傳：附錄中未光也。事雖

正而意潛有所係，吝如所謂流。纂註：程子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

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則未得為

光大也。蓋人心一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有所欲則離道矣。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纂註：蔡氏曰：「風行天下，物無不遇。姤之象」

也施乾象命巽象誥四
方取風行天下之象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牽進也以
其進故止

之包有魚義不及賓也其行次且行未牽也无魚之凶

遠民也

民之去已
猶已遠之

纂註

徐氏曰民謂初柔
遠民謂去初遠也

九五含章中

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愚謂命謂天命命即理
也志不違於天理所以

有自天
之福

姤其角上窮吝也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除者修而附錄大
聚之之謂

物聚衆盛必有事故當豫為之備如人少處必無爭纔
人多少間便自有爭所以當豫為之防也又澤本地中今
却上於地上是水盛有潰決○愚謂除戎器澤容水
奔突之憂故其取象如此○象戒不虞地順象乃

亂乃萃其志亂也引吉无咎中未變也往无咎上巽也

纂註

蔡氏曰從上二陽有巽體

大吉无咎位不當也萃有位志未光

也

未光謂匪孚

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王肅本順作慎今按他書引此

亦多作慎意尤明白蓋古字通用也說見上篇蒙卦

附錄

曾考究得樹木之生日滋長若一日不長便

將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於學不可一日少懈大抵德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便退便昏近來學者纔相踈便都休了其弊蓋以此必大

纂註

徐氏曰順德坤象積小高大巽木象

允升大吉上

合志也九二之孚有喜也升虛邑无所疑也王用亨于

岐山順事也

以順而升登祭於山之象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纂註蔡氏

曰萃者澤聚於下故九五志未光升者木升於上故六五大得志

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言持

以與人而不之有也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

附錄

君子道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而已致

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為吾之有雖委致其命而志則自遂無所回屈論語中致字都是委致之致事君能致

其身與士見危致命見危授命皆是此意授亦致字之意言將這命授與之也

憫困厄有重輕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檢點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

俯不作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身墮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

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

而已○愚謂水在澤下則是澤漏而無水致

大雅○命是允澤涸象遂志是坎心亨象

入于幽谷

幽不明也困于酒食中有慶也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

民勸相者使民相

附錄

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

養皆取井養之義

淵問木上有水之義曰如草

木之生津潤皆上行露水直至樹末此即木上有水之義雖至小之物亦然如石菖蒲每晨葉尾皆潮水珠雖

藏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又云上面露珠便是下面水
上去大率裏面水氣上則外面底也上問井字之義與
木上有水何與曰木上有水便如井中之水水本在井
底却能汲上來供人食用故取象如此淵或謂木為汲
器則後面却有瓶瓶
自是瓦器此不可曉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言為時井谷射鮒无與也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
所棄

福也

人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為惻

井甃无咎修井也寒泉之食中正

也元吉在上大成也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厯明時

四時之變革之大者

附錄

水能滅火則只

是說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
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底意思君子觀這象便去治

歷明時淵澤中有火草是言陰○愚謂以兌繼離是以陽相勝復故君子治歷明時高○秋繼夏有暑往寒來

之以象故君子體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已日革之行

有嘉也革言三就又何之矣言已審改命之吉信志也大

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

從君也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凝猶至道不凝

之凝傳所謂協于上附錄端正位凝命言人君臨朝也須下以承天休者也端莊安重一似那鼎相似安

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住那天之筭察註丘行可曰正命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文蔚位離象離有

南面之位凝命巽象巽為命或謂革四言改命鼎言凝命蓋凝其已改之命也以鼎繼革欲人於變革之後以端重守之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鼎而顛趾其旨微矣

因可出否以從貴則未為悖也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從貴謂應四亦為取新之意

有疾終无尤也

有實而不慎其所往則纂註程子曰二為仇所即而陷於惡矣

上從六三之正應乃是慎所之也初比已而非正是有疾也自守以正彼不能即我所以終无尤也鼎耳

革失其義也纂註

徐氏曰君臣以義合志也鼎耳革其行塞雄膏不食則於義乖矣故曰失

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鼎黃耳中以為實也王鉉信也

在上剛柔節也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纂註

程子曰君子畏天之威則修正其身思省其過

咎而改之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來厲

乘剛也震蘇蘇位不當也震遂泥未光也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

畏鄰戒也

中謂中心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趾未失正也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聽乎二也

艮其限危薰心也艮其

身止諸躬也艮其輔以中正也

正字義文協韻可見

敦艮之吉以

厚終也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二者皆當以漸而進疑賢字衍或善下有

脫附錄

山上有木木漸長則

纂註

蔡氏曰居德艮止象善俗異入象居德以

漸而進善俗以剛而入也

小子之厲義无咎也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素飽如詩言素飧得之以道則不為徒飽而處之安矣

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

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或得其桷順以巽

也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漸進愈高而不為無用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澤隨歸妹之象君子觀其合之不正

知其終之有敝也推之事物莫不皆然

纂註

程子曰永終謂生息嗣續永

壞而為相繼之道也又曰夫婦之道當常永有終必知其有敝之理而戒慎之敝壞謂離隙歸妹說以動者也

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恒謂有恒久之德

利幽人

之貞未變常也歸妹以須未當也愆期之志有待而行

也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以其有中德之貴而行故不尚飾

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取其威照並行之象

纂註

程子曰雷電皆

至明震並行也二體相合故云皆至明動相資成豐之象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以威其姦惡惟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蔡氏曰折獄離明象致刑震懼象震者陽破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不戒占者刑者君子所以懼小人

勝其配亦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豐其沛不可大事也爻辭外意

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六五之吉有慶也豐其屋天

際翔也闕其戶聞其无人自藏也藏謂障蔽附錄天際翔也

大至於天際却只是自障蔽又曰淵似是說如輦斯飛樣言其屋之大蔽障闊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慎刑如山纂

註

蔡氏曰火行山上而不留旅之象也明離象慎用刑艮象不留獄火行不處之象

旅瑣瑣志

窮災也得童僕貞終无尤也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

與下其義喪也

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

旅于處未得位也

得其資斧心未快也終以譽命上逮也

上逮言其譽以命聞於上也

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隨相繼之義

附錄

巽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

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倫肌決髓亦如風之動物也

纂註

蔡氏曰申命重巽象行事風象進退

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紛若之吉得中也頻巽之

吝志窮也田獲三品有功也九五之吉位正中也巽在

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正乎凶言必凶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互相滋益纂註蔡氏

曰講習講而不習則言語徒詳紬繹無得雖曰為學亦友講習講而不習則言語徒詳紬繹無得雖曰為學亦將枯燥生澁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隉而無可即之安矣豈終能悅懌於心乎故必從容論說以講之於先又必切實體驗以習之於後則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麗澤之益庶乎其有相滋之實而真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居卦之初其說也纂

註蔡氏曰初未牽於陰所行未有孚兌之吉信志也纂

註程子曰心之所存為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來

兌之凶位不當也九四之喜有慶也孚于剥位正當也

與履九五同上六引兌未光也纂註馮氏曰小人欺蔽其君

迹卒為陽明之害者皆其心之未光者為之也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皆所以散纂註徐氏曰

上渙散披離渙之象也先王享帝立廟所以合其渙也此誠敬仁孝之至幽無不格散無不聚故於彖象申言

之初六之吉順也渙奔其机得願也渙其躬志在外也

渙其羣元吉光大也王居无咎正位也渙其血遠害也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纂註

蔡氏曰澤容水而有限節

之象也制數度節乎外也兌見象議德行節乎內也坎心亨象程子曰君子觀節之象制立數度所以為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行人之德行當義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 不出

戶庭知通塞也纂註

蔡氏曰塞謂二剛在前

不出門庭凶失時極

也纂註

丘行可曰前無剛塞可以有行之時也極中也知守位之中而不知失時之中故凶

不節

之嗟又誰咎也

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

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甘節之吉居位中也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感水受中孚之象
議獄緩死中孚之意

附錄

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得水動
獄緩死則能感人心淵須是澤中之水海即澤

之大者方能相從乎風若溪湍之何纂註蔡氏曰議獄允
水其性急流就下風又不奈他何象緩死異象徐

氏曰象言刑獄者五噬嗑賁豐旅中孚離為戈兵有刑
獄象又取離明照知情實則刑不濫也中孚厚畫底離

噬嗑豐兼取震賁旅兼取艮者明以察其情動以致其
決噬嗑去間豐多故非震以動之無以威衆也賁過於

文旅不留獄非艮以止之或輕於用刑也蓋獄乃人命
所繫一成不可變聖人立象盡意而致其謹審如此

○愚謂象言刑獄五卦噬嗑豐離明不易震皆反為艮矣蓋明

貴無時不然威則有時當止至於中孚則全體似離互
體有震艮而又允以議之巽以緩之聖人即象垂教其

忠厚惻怛之意見於謹刑如此何其仁哉五卦中文王唯於噬嗑取象夫子即噬嗑賁豐旅中孚以盡其義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其子和之中心願也或鼓或罷位不當也馬匹亡絕類上也有孚孿如位正當也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雷其聲小過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豕所謂可小事

而宜下附錄聲在高處是小過之義淵互論大過卦義者也附錄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說獨立

不懼小過只說這行喪用度都只是小事又曰小飛鳥過是過於慈惠之類大過是剛嚴果毅底氣象個飛鳥

以凶不可如何也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所以不及其君而還遇臣

者以臣不

纂註

程子曰過之時事無不過其常故於上進則戒及其君臣不可過不可過者臣

之分

從或戕之凶如何也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

戒終不可長也

文義未明此亦當闕

密雲不雨已上也

已上太

弗

遇過之已亢也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纂註

蔡氏曰思患坎難象

豫防離明象

曳其輪義无咎也七日得以中道也三年克之

億也附錄

用兵不得已以高宗之賢三年而克鬼方亦不勝其億矣蓋言兵不可輕用也學履終

日戒有所疑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
吉大來也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

審辨之纂註蔡氏曰慎坎象辨離象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極字未詳考上下韻

亦不協或恐是敬字今且闕之

附錄

極字或云當作拯字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正也

未濟征凶位不當也貞吉悔亡志行也

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暉者光之散也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周易本義附錄纂註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百七十九

經部

周易本義附錄纂註卷七

元 胡一桂 撰

繫辭上傳

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於卦爻之下者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无附錄繫辭并彖爻辭亦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附錄是蓋彖繫於全卦之下而爻分繫於逐爻之下其經只是連書并在卦下不再畫卦如今所定本也答仁傑大傳言繫辭者四今考其二上文皆兼卦爻而言恐不得專以為爻辭其一雖專指爻辭則爻辭固繫辭之一

也其一為七八九六而言七八九六雖是逐爻之數然全卦七八則當占本卦辭三爻七八則當占兩卦辭全卦九六則當占之卦辭卦辭固不害其為繫辭也答仁傑繫辭之語甚為精密是易之括例歐公却疑繫辭非孔子作謂繫辭文言若是孔子做如何又却有子曰字某嘗疑此等處如五峯刻通書相似去了本來所有篇名却於每篇之首加一周子曰字次第易繫文言亦是門人弟子所勦入耳

纂註

程子曰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

成形變化見矣

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易中純陰純陽之卦名也卑高者天地萬物

上下之位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動者陽之常靜者陰之常剛柔者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方謂事情

所向言事物善惡各以類分而吉凶者易中卦爻占決之辭也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形者山川動植之屬變化

者易中著策卦爻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者也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莊周所謂易以道

陰陽此附錄此只是說乾坤之卦在易則有乾坤非是之謂也附錄因有天地而始定乾坤觀天地則見易也

易之六爻有貴賤之位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問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既有卦爻可見則當以質言而不

得以陰陽言矣故彖辭多言剛柔不言陰陽曰是錡方

向也所向善則善底人皆來聚所向惡則惡底人皆來聚

事物又是通天下之物而言是箇好物則所聚者皆不好底物事也若是箇不好底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底物事

也又曰方是訓事訓術訓道謨善有善類惡有惡類隨其善惡而類聚羣分善者吉惡者凶而吉凶亦由是而

生爾淵變化二字下章說得最分曉變是自陰而陽自動而靜易中說變化唯此處最親切文蔚鉅問變化非因象形而後有也變化流行非象形則无以見故因象形而變化之迹可見也日月星辰象也山川動植形也象陽氣所為形陰氣所為然陽中有陰則日星陽也月辰陰也陰中有陽則山陰而川陽然陰陽又未嘗不相錯而各自為陰陽細推之可見矣不知是否荅云亦是鉅問繫辭第一章第一節蓋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易曰論其初則是因天地之自然而著之於書後來人說又是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之書是如此如見天之尊地之卑却知得易之所分貴賤者是如此又曰此是因地之下却知得易之所分貴賤者是如此又曰此是因至著之象以見至微之理憫天尊地卑以下上一截皆說前面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做這箇易與天地準處如此總論數節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却舉易以明天地間事人傑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此言易卦之變化也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相

摩而為四四相摩而為六十四附錄摩如物在一物上面摩旋底意思亦相交底意思如

今人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曾住自兩儀生四象以至自八卦而生六十四皆

是從上加去下體不動每一卦生八卦故謂摩盪錄摩是

是那兩箇物事相摩盪則是圓轉推盪將出來摩是那八卦以前事盪是八卦以後為六十四卦底事盪是有

是圓轉去殺他磨轉他底意思淵相盪只是相摩又盪比摩便濶了煇繫辭中說是故字都是喚那下文起也

有相連處也有不相連處淵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

寒一暑

此變化之成象者

附錄

鼓之以雷霆以下四句是說易中所有淵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

此變化之成形者此兩節又明易附錄乾道之見於實體者與上文相發明也

附錄乾道

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是一箇氣賀孫成男成

女是通人物而言之雖植物亦有牝牡之類皆離陰陽二字不得淵豈得男便都无陰女便都无陽這般錯

看淳祖總論上文數節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方是說做

這卦做這卦了那雷霆風雨日月寒暑之變化皆在這

卦中那成男成女之變化也在這卦中見造化關捩子

纔動那許多物事都出來易只是模寫他這箇淵游氣

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陰陽兩端循環不已

者立天地之大義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

者易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立天地之大義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知猶主也

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如此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清未形而附錄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節知訓陰之重濁有迹也

卿呂祖儉問程子云乾當始物當字如何形容曰乾便是物之大始故以當字言之最為密切又曰乾為其初為其萌芽坤作成物坤管下面一截有所作為節大始是萬物資始成物是萬物資生大始未有形知之而已成物乃流行之時故有為蓋卿乾只是氣之統體无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為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為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陽全陰半陽饒陰乏而陰必附陽皆此意也邵子曰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為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為倡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勞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

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附錄乾德剛健他做
陽而不自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時便通透障蔽
他不得人剛健者亦如此淵乾惟行健其所施為自是
容易觀造化生長則可見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
了可見其易倜儻則自是易這如龍興而雲從虎嘯而
風生鴻毛之遇順風巨魚之縱大壑都不費力砥坤最
省事即承受那乾底生將出來便見得是順若不順如
何配乾而生物簡只順從而已木之乾健不息惟主於
生物都无許多艱險阻故能以易而知大始坤順承
天惟以成物都无許多繁擾作為故能以簡而作成物
錄乾以易知乾陽物也陽剛健故作為易成坤以簡能
坤因乾先發得有頭腦特因而為之故簡節易簡只健
順可見且以人論之有人甚健則遇事自然易易是不
難又如人稟得性順及其作事便自然簡簡是不繁然
乾之易只管上一截事到下一截却屬坤故易坤只是
承乾不著做上一截事只做下面一截故簡如乾以易

知坤以簡能知是做起頭能是做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了觀隤然確然亦可見易簡之理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

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人之所為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

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

於內故可久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德謂得於已者業謂成於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

至此則可附錄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在乾坤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却以人事言之兩箇易

字又自不同一箇是簡易之易一箇是難易之易文蔚問本義云知則同心從則協力如何曰易知底人人心

自然去親他若其中險深不可測則人誰親之做事不繁碎人所易從有人從之功便可成若是頭項多做得

來艱難底必無人從之如何得有功謨可久可大則為
賢人之德業而今工夫易得間斷便是不能久見道理
偏滯不開展便是不能大須是兩頭齊著工夫方始得
個有親可久為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可大為
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蓋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
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處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
與天地參矣銖德者得之於心謂之德如得這孝則為
孝之德業是做得出頭緒有次第不然泛泛做只是俗
事更无可守處必大先生曰鵠湖之會子靜作詩云易
簡工夫終久大彼所謂易簡者苟簡容易耳全看得不
仔細乾以易知者乾是至健要做便做直是易坤是至
順順理而為故曰簡此言造化之理至於可久則賢人
之德可久者日新而不已可大則賢人之業可大者富
有而无疆易簡有幾多事在豈容易苟簡之云乎人傑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此第一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附錄自天尊地卑至變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附錄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是舉易以明天地間事

吉凶

象者物之似也此言聖人作易觀卦爻之象而繫以辭也

附錄

自伏羲而上但有此六爻而無

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形之肖似而言則如井鼎之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為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為剛柔相推而生變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賀豫

化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而陰或變陽陽或化陰聖附

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著而求卦者也

錄易中說卦爻多只是說剛柔不全就陰是故吉凶者

陽上說卦爻是有形質了陰陽全是氣

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吉凶悔吝者易之辭

變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

取羞矣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

吝自吉而向凶也故聖人觀卦爻附錄自凶而趨吉吝

之中或有此象則繫之以此辭也

自吉而向凶竊意人心本善物各有理若心之所發鄙

吝而不知悔這便是自吉而向凶先生曰不然吉凶悔

吝正是對那剛柔變化說剛極便柔柔極便剛這四箇

循環如春夏秋冬相似凶便是冬悔便是春吉便是夏

吝便是秋秋又是冬去曰此以配陰陽則其屬當如此

於人事上說則如何曰天下事未嘗不生於憂患而死

於安樂若這吉中不知戒懼自是生出吝來雖未至於凶畢竟是向那凶路去又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自古極亂未有不生於極治學蒙悔吝便是吉凶底交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文蔚悔屬陽吝屬陰悔是逞快做出事來了有錯失處這便生悔所以屬陽吝則是那猥猥衰衰不分明底所以屬陰亦猶驕是氣盈吝是氣歉又曰過便悔不及便吝必大吉凶悔吝四者正如剛柔變化相似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凶凶了便悔正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相似蓋憂苦患難中必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間便安意肆志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這便是吝吝便是凶之漸矣及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正如剛柔變化剛了化了柔柔了變便是剛亦循環不已

纂註

蔡氏曰象者有其

其辭之吉者則得之象可由之而見其辭之凶者則失之象可由之而見其辭悔吝者則憂虞之象可由之而

見憂慮也虞度也能慮能度則可免失而變化者進退
致得矣此言上文觀象繫辭明吉凶之義

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柔變

而趨於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
也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六爻
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動即變化也極至也三
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此明剛柔相推以
生變化而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流行於一卦
六爻之間而占者得因所值以斷吉凶也

附錄

變化

者進退之象是剛柔之未定者剛柔者晝夜之象是變
化之已成者猶言子午卯酉酉是陰陽之未定于午
是陰陽之已定銖且以一歲言之自冬至至春分是進
到一半所以謂之分自春分至夏至是進到極處故謂
之至進之過則退至秋分是退到一半處到冬至也是退
到極處天下事物皆有此兩箇賀孫銖問變者化之漸

化者變之成蓋化无痕迹變有頭面逐漸消縮去无痕迹以至於无者化也陽化為陰剛化為柔暖化為寒是也其勢浸長突然改換有頭面者變也陰變為陽柔變為剛寒變為暖是也陽化為陰是進極而回故為退陰變為陽則退極而上故為進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先生云得之銖總論上文聖人設卦觀象至生變化三句是題目下文是解說吉凶悔吝自大說去小處變化剛柔自小說去大處吉凶悔吝說人事變化剛柔說卦畫從剛柔而變化又自變化而剛柔所以是故君子所言變化之極者未到極處未成這物必大是故君子所

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易之序謂卦爻所著

事理當然之次

附錄

易之序謂卦及爻之初終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爻之辭橫渠謂

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必大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

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辭變已見上凡單

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決也

附錄

問居則觀

○此第二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如何曰閑常理會得此道理動時則可以此占決必大蓋易有象然後有辭筮有變然後有占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誦筮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舉无違理而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覆而不舍之辭也荅丘子野如潛龍勿用其理當此時只當潛晦不當用若占得此爻凡事便未可做所謂君子動則觀象玩辭其變而玩其占亦當知其理如此賀孫纂註觀象玩辭

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無所不盡其
理用易則惟盡乎一爻之時蔡氏
彖者言乎象者也

爻者言乎變者也

彖謂卦辭文王所作者爻謂爻辭周公所作者象指全體而言變指一節

而附錄

爻是兩箇爻文看來只是交變之義卦分言附錄明似將一片未畫卦於壁上所以為卦

吉凶

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

過也

此卦爻辭之通例

附錄

問所以謂之小疵者只是以其未便至於吉凶否曰悔是知道是錯

便有進善之理吝只是心下不足又不肯說只管

是故

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位謂六爻之位齊猶附錄

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曰二定也小謂陰大謂陽附錄四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

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无位然本是貴重
所謂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在人君則為天子父為天子
師在他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為貴也
銖問齊小大者存乎卦龜山曰陽大陰小如何曰齊如分
辨之義一云猶斷也小謂否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
睽之類大謂泰謙之類必大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
者存乎悔介謂辨別之端盖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
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震動也知悔則
有以動其補過之附銖問悔吝未至於吉凶是那初萌
心而可以无咎矣附銖動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
悔吝之微處介字如所謂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
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曰然輝震動也欲動
而无咎當存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
乎悔耳謨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
所之小險大易各隨所向○此附銖看來只是好底卦
第三章釋卦爻辭之通例附銖便是大不好底卦

便是小如復如泰如大有夬之類是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是不好底卦譬如人光明磊落便是好人昏昧迷暗便是不好人所以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與易大卦辭便平易小卦辭便艱險即此可見矣

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彌如彌縫之彌

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

附錄

彌若今所謂封彌之彌是恁地糊合之使泯无縫罅底意

思綸如絡絲之綸自有條理又曰綸謂兩條絲相合各有條理言雖是彌得外面无縫罅而中則事事物物各有條理彌則有脗合不滲漏之意綸有條理精密之意彌如大德敷化綸如小德川流彌而不綸則空踈无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相干此二字見得聖人下字甚密義剛如天地之化雖是周密渾然无有縫罅而其中萬事萬物莫不各有條理此易彌綸之理然也聖人用易彌綸天地之道亦是如此淵凡天地有許多道理易上皆

有所以與天地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又曰天地有未至處易却能彌綸得他仰以觀於天文

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

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此窮理之事以

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為變鬼之歸也附

錄以觀察天地之文理是就這裏地盤上言始終生死是

以循環言精氣鬼神以聚散言其實不過陰陽兩端

而已人傑問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故是幽明之所以然者曰晝明夜幽上明下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可見天文幽明之所以然也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南北高深可見地理幽明之所以

然也人傑問天文為陽地理為陰是否曰然然天亦具陰陽日是陽月是陰晝是陽夜是陰地東南是陽西北是陰平坦是陽險阻是陰高者是陽下者是陰必大正蒙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蓋以形之時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寓問原始反終曰反只如折轉來謂方推原其始却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必大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物到得魂氣歸於天體魄降於地是為鬼便是變了賀孫精氣為物是合精與氣而成功物精魄而氣魂也游魂為變變則是魂魄相離獨說游魂而不言魄魂離魄之意自可見矣義剛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為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游而無所歸矣降者屈而無形故謂之鬼游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卜蘇易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為魂先有魂而後有魄故魂常

為主為幹。間若以精氣言，則是有精氣者，方有魂魄。但出底氣便是魂，精便是魄。譬如燒香，燒得出來底汁子，便是魄。那成煙後，香底便是魂。魂者，魄之光燄。魄者，魂之根本。義剛魂氣升於天，體魄歸於地。魂氣上升，體魄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其香氣騰上，物則腐於下。推此可見，寓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只是聚散聚而為物，神也。散而為變，鬼也。神屬陽，鬼屬陰。又錯綜而橫看之，則精為陰，氣為陽。就人身而言，雖是屬陽，然體魄已屬陰。蓋生之中，已帶箇死底道理。變雖屬陽，然魂氣上游，體魄下降，亦是具陰陽。如言祖落祖升，便是魂之游落。即魄之降，古人祭祀求諸陽，所以求其魂；求諸陰，所以求其魄。必大陽魂為神，陰魄為鬼。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為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為鬼，陽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伸；其既

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者也銖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注謂口鼻嘘吸為氣耳目聰明為魄氣屬陽魄屬陰而今有人說眼光落這便是魄降今人將死有云魄落若氣則升而散故云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賀孫橫渠云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事萬物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賀孫橫渠說精氣自无而有游魂自有而无其說亦自分曉必大賀孫問游魂為變間有為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游字是漸漸散若是為妖孽者多只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疴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又如其取精多

其用物弘如伯有者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
亦是卒未散也賀孫

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

土敦乎仁故能愛

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

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
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无憂而其

知益深隨處皆安而无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
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為

表裏附錄知是先知得較虛故屬之天道濟天下則普
如此附錄濟萬物有實惠及民故屬之地人傑與天地

相似故不違凡其不違以其與天地相似若此心有外
必其與天地不相似矣又曰與天地相似方且无外凡

事都不出這天地範圍之內所以方始得知周乎萬物
而道又能濟天下旁行便也不走作又曰此下數句皆

是與天地相似之事人傑旁行而不流旁行是可與權
乃推行處又曰如云行小變而不失大常必大旁行而
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此兩句本皆是知之事蓋不流
便是貞也不流是本旁行是應變處无本則不能應變
能應變而无本則流入變詐細分之則旁行屬知不流
屬仁其實此二句皆是知之事對下文安土敦乎仁故
能愛一句專說仁也人傑安土者隨寓而安敦是敦厚
去盡已私渾是天理更无夾雜充足盈滿便是敦厚於
仁底意思只是既仁又仁便是敦乎仁敦仁是體能愛
是及物處必大樂天知命主知言是崇德事安土敦仁
主禮言是廣業事必大總論上文二節上文易與天地
準是言易之道與天地準此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是
言聖人之道與天地相似此下數句皆是與天地相似
之事上文易與天地準下數句皆是與天地準之事人
傑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此指書而言自仰
觀俯察以下須是有人始得蓋聖人因易之書而窮理

盡性之事也

○

愚謂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此統論聖人之體段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故不過此

指知仁與天地相似之實處不過對不違而言惟其相似則配合无間所以不違惟其周萬物濟天下則廣大

无外所以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即周萬物之知而似乎天也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即道濟天下

之仁而似乎地也不憂對能愛而言惟知與天相似則極其高明矣隨其所行泛應曲當此動而樂天之事也

何憂之有惟仁與地相似則極其博厚矣隨其所處厚重不遷此靜而安土之事也何所不愛之有此聖人仁

智盡性之學而上下與天地同流者蓋如此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

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

人至命之事也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天地之化无窮而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者

也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生死鬼神之謂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也○此第

四章言易道之大

附錄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曰天

聖人用之如此
鎔化不息聖人則為之鑄瀉成器使歸摹範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人傑天地之化本不可測度聖人做一箇模範範範如鑄冶模範圍如圍裹了試言一端如一歲分四用範來做成箇物事都包裹了
時十二月二十四氣之類必大問如天之生物至秋而成聖人則為之歛藏人之生也欲動情勝聖人則為之教化防範此皆是範圍使不過之事否曰範圍之事闊大此亦其一事也又問就身上看如何曰事事物物无非天地之化皆當有以範圍之就喜怒哀樂而言喜其所當喜怒哀其所當哀其所當哀樂其所當樂皆範圍也又曰自有大底範圍又自有小底範圍而今且就身上看一事有一箇範圍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是隨事

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圓无不各成就此物之理无有遺闕人傑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化曲成如小德川流人傑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訓兼兼晝與夜皆知也人傑問神无方而易无體曰能範圍之而不過曲成之而不遺兼通而无所不知方始見得這神无方易无體若範圍有不盡而曲成有所遺通晝而不通夜通夜而不通晝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而易有體了淵神无方而易无體神便是在陰底又忽然在陽在陽底又忽然在陰易便是或為陽或為陰如為春又為夏為秋又為冬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人傑神自是无方易自是无體方是四方上下神却或在此或在彼故云无方易无體者或自陰而陽或自陽而陰无確定底故云无體淵易无體這箇物事逐日各自是箇頭面日異而時不纂註蔡氏曰天地之化雨暘寒燠之類常雨常同淵

纂註

蔡氏曰天地之化雨暘寒燠之類常雨常

過一動一植不得其遂則為有遺矣一陰一陽之謂道

聖人則能委曲成就而使之不遺矣

陰陽迭運者氣也附錄全體非陰陽之外別有道也又

其理則所謂道也

曰陰陽氣也所以陰陽道也道也者陰陽之理也答子

重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此與下文一闔一闢謂之

變語意相似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循環不已乃道

也往來循環不已之意此理即道也銖自一日言之則

晝陽而夜陰自一月言之則望前為陽望後為陰自一

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從古至今恁地滾將去

只這箇陰陽孰使之然哉乃道也學蒙陰陽之端動靜

之機而已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

未有獨立而孤居者此一陰一陽所以為道也下蘇易

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

雖屬形氣然其所以為一陰而一陽者乃道體之所為也

荅陸九淵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

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周子程子之書言之備矣

附錄太極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蓋此亦且從那動處說

起若論那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頭若只一闔

一闔而無繼便是合殺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

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而復生元無窮如此義剛繼之者善易中本是就造化上說到下句成之者性

方以人物而言灝陳淳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曰這箇理在天地間只是善无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

只是這箇理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流行於造化處是善疑成於我即是性繼是接續綿綿不息之意成是

凝成有主之意大雅造化所以發育萬物者為繼善萬物各正其性命者為成性幹繼善是動處成性是靜處繼善是流行出來成性則各自成箇物事繼善便是元亨成性便是利貞及至成之者性各自成箇物事恰似造化都无可做了及至春來又流行出來又是繼善譬如禾穀一般到秋歛冬藏千條萬穗各自成一箇物事了及至春又各自發生出以至人物以至禽獸皆是如此義剛周子通書誠上第一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先生釋之曰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言乾坤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而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純不

雜也粹無疵也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
无不善之雜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
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
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即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
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
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
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已
性之成也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
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
是也又通書後錄曰善之與性固不可謂有二物也然
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
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有窮陽之動也人物
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亦安得無
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
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為陽而性為陰哉但語其分則以
為當屬之此耳人傑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

之意但熟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為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為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荅德明問明道先生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先生曰此繼之者善也指發處而言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說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使知性之本善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惟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闕祖繼之者善也周子是說生生之善程子說作人纂註蔡氏曰陰陽非道性之善用處各自不同人傑纂註陰陽運而不滯乎陰陽者道也繼善陽也陽動之始純而不雜元者善之長是也成性陰也陰靜之間物各有受各正性命是也

凡人之性皆具是道但其稟受之際有清濁之偏昏明之異故仁者稟陰之多而其所見則謂道止於仁知者稟陽之多而其所見則謂道止於知至於百姓則又昏由之而不知其為仁為知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此一節言道之在人自生知安行以下不能有所偏必如上章窮理乃能盡性至命此學易者之極功而作易者之本意也又曰繼善陽也成性陰也此以天命之序而言陰陽也仁者陰也知者陽也此以物受之性而言陰陽也然陽之所以為陽者皆動而无仁者見之謂之體也陰之所以為陰者皆靜而有體也

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

矣

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為全體也日用不知則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又其每下

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或曰正章以知屬乎天仁屬乎地與此不同何也曰彼以清濁言此以動靜言附

錄

此言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闕之故仁者只見得他發生流動處而以為仁知

者只見得他貞靜處便以為知下此一等百姓日用顯諸之間習矣不察行矣不著所以君子之道鮮矣輝顯諸

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

聖人有為

附錄

顯諸仁是用底迹藏諸用是仁底心顯諸仁是流行發見處藏諸用是流行發

見底物事顯諸仁千頭萬緒藏諸用只是一箇物事作顯諸仁底骨子顯諸仁如春生夏長其發生彰露可見

者藏諸用是所以生長者藏在裏面而不可見人傑譬之仁發出來便是惻隱之心便是顯諸仁仁便藏在惻

隱之心裏面便是骨子天下萬事萬物其粲然發見處皆是顯然者然一事自是一事一物自成一物便是用

藏在這裏顯諸仁者德之所以盛藏諸用者業之所以成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正是顯諸仁藏諸用底時節盛德大業便是顯諸仁藏諸用成就處也又曰無心便是不憂成化便是鼓萬物天地鼓萬物亦何嘗有心來謨天地造化是自然聖人雖生知安行然畢竟是有心去做所以說不與聖人同憂淵纂註蔡氏曰用者神運無迹仁者庶物露生故在天則生者為仁而所以生者為用在聖人則發者為仁而所以發者為知天不可以知言也知不離乎心有仁則有憂此天之道所以分也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仁與用聖人所能至者故曰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

謂盛德

張子曰富有者大而無窮外日新者久而無窮

附錄

先說箇富有方始說日新此與說宇宙相似先是有這箇物事了方始相連相續去淵富有之謂大業言萬物萬事無非得此理所謂富有也日新

之謂大業言萬物萬事無非得此理所謂富有也日新

是只管運用流行生生不已富有之謂大業以人言之須是天下事無不理會方得若才工夫不到業無由得

大少間措置事業便蔡氏曰富有廣大不禦日新有欠闕此便有病備纂註悠久無疆天高地下萬物散

殊其富有之謂歟陰陽升降生生之謂易陰生陽陽生變化不窮其日新之謂歟陰其變無窮

理與書皆然也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效呈也法謂造化附

錄象謂風霆雨露日星只是箇象效法則效其形法而可見也人傑此依舊只是陰陽凡屬陽者便只箇象

而已象是方做未成之意便如日月星辰亦無實體只是箇懸象如此效陳也呈也一似說效羊效犬效馬又

云效字難看如效順效忠效力之效有陳獻底意思言陳出許多物事淵法是一成已定之物如條法亦是一

成已定之法可以形狀者乾便略坤便備必大大槩乾底只是成得這箇大象到得坤底則漸次詳密資始資

生於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占筮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也

事行事也占之已決者屬乎陰也極數知來所以

附錄

占出

這事變人便依他這箇做便通變而為事看來聖人到這處便說在占上去則此書分明是要占矣學蒙張非崖說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便是此意公事未判生殺輕重都未定今已判了更不可易又曰非崖曾見希夷來其言亦自太極圖淵自富有至效法是說其理如此用處却在那極數知來與通變謂事上面蓋說上面許多道理要蔡氏曰極數極著數做這般用顯子纂註也通變通卦變也陰陽不測之

謂神

張子曰兩在故不測○此第五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

附錄

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總結這一段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只是這一箇物事走來走去无處

不在六十四卦都說了這又說三百八十四爻
許多變化都只是這一箇物事周流其間學蒙夫易廣

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

天地之間則備矣

不禦言无盡靜而正言即附錄是象物而理存備言無所不有

乾坤乾坤乃是易之子目下面一壁子是乾一壁子是
坤蓋說易之廣大是這乾便做他那大坤便做他那廣
淵靜而正謂觸處皆見有此道不待安排不待措置雖
至小至近至鄙至陋之事無不見有隨處皆是無所欠
闕只觀之人便見人傑未動時須此夫乾其靜也專其
道理都是真實所以下箇正字必大

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

生焉

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

故以量言而曰廣蓋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附錄不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育荅胡廣仲健者乾之性情如剛健底人便靜時亦有箇要興作做事底意思故曰其靜也專順者坤之性情如柔順底人靜時只有箇收斂而已故曰其靜也翕必大天之性情健而無息其靜也專是性其動也闢是情坤亦然又曰專直則只是一物直去翕闢則是二箇翕則闢闢則開此奇偶之形也又曰陰偏只得一半兩箇方做得一箇學蒙陰是兩件陰爻兩畫是兩開去翕是兩合必大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氣言之則天包著地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盡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大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一而實地雖緊實然却虛所以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發出來所以說二而虛用之云地如人之肺形質雖

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育萬物曰然要之天之形如一箇鼓鞀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中間盡是這氣升降往來緣中間虛所以容得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今治歷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是這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晷刻不差又云看來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為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極至天是為四月陽氣既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人傑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性如此卦畫也髣髴似恁地又曰這箇只是說理然也是說畫有這理便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是畫畫是載得那理底淵

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易之廣大變通與其
所言陰陽之說易簡

之德配之天道人事
則如此○此第六章附錄

廣大配天地以下以易配天
易簡之善配至德以易配人

人傑問配是配合底意思否曰是相似之意欲見其廣
大則於天地乎觀之欲見其變通則於四時乎觀之欲
知陰陽之義觀於日月可見欲知易簡之善觀於人之
至德可見易簡是當行之理至德是自家所得者義剛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

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
字疑皆後人所加也窮理則知崇

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而
業廣此其取類又以清濁言也

附錄

知崇天也是致
知事禮卑地也

是踐履事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知既高明須
是放低著實做去銖知識日多則知益高積累多則業

益廣輝知却要極於高明禮却要極於卑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纖悉委曲無非至卑之事如羹之有菜者可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主人升東階客上自西階皆不可亂然不是強安排皆是天理之自然人傑林宰問卑字如何解曰只是卑約意須常本卑約之意方可行禮若知則超越流通无往不可也淵知崇禮卑這是兩截知崇是知識起邁禮卑是須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賀孫兩腳踏地做方得若是著件物事填一二尺高便不穩了如何會廣地卑便會廣世上更無卑似地底淵人之知識不可不高而行之在乎小心如大學之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禮卑之事賀孫學只是知與禮他這意思却好禮便細密中庸致廣大盡精微等語皆是知禮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天地

設位而變化行猶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也成性本成附之性也存存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此第七章

錄

問天地設位至道義之門曰上文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人崇其知須如天之高卑其禮須如地之

下矣天地設位一句只是引起要說知崇禮卑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能成性存存道義便自此出所謂道義便是易也成性存存不必專指聖人言謨性是自家所以得於天底道義是衆人公共底變孫成性只是本來性不曾作壞底存謂常在這裏存之又存詠成性只是一箇渾淪之性存而不失此便是道義之門便是生生不已處有開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答連嵩卿纂註蔡氏曰道義之在造化則謂之易易之在人則謂之道義位謂有位可行門謂有門可出存存謂存之又存使之有體如天地也故有天地之位而後易行有知禮之門而後道義出聖人有以見

天下之蹟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蹟也 雜

象卦之象如附錄

說文蹟離亂也古無此字只作噴今從臣亦口之義必大與傳噴有煩言

之噴同那從口這從臣是箇口裏說話多雜亂底意思所以下面說不可惡若喚做好字不應說箇可惡字也探蹟索隱若與人說話時也須聽他雜亂說將出來底方可索他那隱底淵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是說卦畫之初否曰正是說卦畫之初聖人只是見陰陽之變化雜見便畫出一畫便有一箇象只管生去只管不同六十四卦自六十四樣便生到千以上卦亦自一卦一樣學蒙問擬諸形容者度陰陽之形容蓋聖人見陰陽變化雜亂於是比度其形容而象物宜是故謂之象曰也是如此嘗得郭子和書云其先人云不獨是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謂象只是

卦畫便是象自說得好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

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無所礙處如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則其虛也 附錄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言事若未動時不見得道理是如何人平不語水平不流須是動方見得觀會通行典禮只是說道觀他會通處却求箇道理來區處他所謂卦爻之動便是法象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淵會便是四邊合聚來處通便是空處行得去便是通道夫一卦之中自有會通六爻又各自有會通且如屯卦初九在卦之下未可以進為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亦屯之義似草穿地而未申亦屯之義凡此數義皆是屯之會聚處若盤桓利居貞便是一箇合行底却是通處也學蒙會是衆理聚處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得其通處乃可行爾如庖丁解牛於族處却批大卻導大窾此是筋骨叢雜之所得其可通之理故十九

年而刃若新發於硎且如事理間若不於會處理會却
只見得一偏如何行得通須是於會處都理會其間却
自有箇通處便如脉理相似又曰會而不通則窒礙而
不可行通而不會亦不知許多曲直錯雜處故必觀會
通而始可行典禮必大會通者觀衆理之會擇其通者
而行且如有一事關著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
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是父子重則就父子行將
去而他有所不暇計若君臣重則行君臣之義而他
暇計若父母之恩重則使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
毀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
當委致其身而不敢毀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觀會通
典禮猶常禮常法又曰禮便是節文也升降揖遜是
禮之節文這禮字又說得闊凡事物之常皆是又曰如
堯舜揖遜湯武征伐皆是典禮處典禮只是常事砥

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

也

惡猶厭也

附錄

先儒多以蹟字為至妙之意若如此說則何以謂之不可惡蹟只是箇雜亂冗閑底

意思言之而不惡者精粗本末無不盡也謨義剛云惡字有三音或亞或如字或烏故反曰烏故切於義為近只是說雖是如此勞攘事多然也不可厭惡問蹟是說事物如此不是說卦上否曰卦亦如此三百八十四爻是少多少雜亂學蒙不可惡者言雖是雜亂聖人却於雜亂中見其不雜亂之理必大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而這都是道理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動亦擬之是合有底事然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亂擬之

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

此下七爻

附錄

此變化只就人事說擬議只是裁度自則其例也家言動使合於理變易以從道之意如

擬議得是便吉擬議未善則凶謨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

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

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

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

天地也可不慎乎

釋中孚九二爻義

附錄

鶴鳴子和好爵爾靡此本是說誠信感通

之理夫子却專以言行論之蓋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謨言行樞機是言所發者至近而所應者甚遠否曰樞

機便是鳴鶴在陰下面大槩只說這意都不解著我有好爵二句學蒙

纂註

蔡氏曰萬化不窮感應二

端而已故夫子取中孚九二之辭而推廣其理也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出其言即鳴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

其子和之之義特主乎人而為言耳感應者心也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言行乃感應之樞機也善者至善之理也不善則悖理矣人以善而感應則感應同乎天矣故曰動天地 同人先號咷而後

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

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釋同人九五爻義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後實無間斷

金如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

附錄

同心之利雖金石之堅亦被他斷決將去斷是斷做兩段學蒙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

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

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釋大過初六爻義

纂註

蔡氏曰物之置於地也亦可安

矣而又藉之以茅過於慎也凡天下之事
過則有失惟過於慎則无所失故无咎

勞謙君子有

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

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釋謙九三爻義德言盛禮言恭言德欲其盛禮欲其恭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

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釋乾上九

爻義當屬文
言此蓋重出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

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

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釋節初九爻義

子曰作易者其知

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

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

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

至盜之招也

釋解六三爻義○此纂註蔡氏曰自中孚第八章言卦爻之用

子擬議之辭而為三百八十四爻之凡例也爻之有義非辭不明而天下之事變化無窮又豈辭之所能備哉苟玩之者拘而不通則一爻不過一事而已擬議以成其變化其所以示人者詳矣然夫子之辭又特發其端耳學易者當

玩而有得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

天九地十

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者

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次一

附錄

總論下文數即來論謂某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之數此亦存說矣數之為數雖各主於一義

然其參伍錯綜無所不通則有非人之所能為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強合其所必合則縱橫反覆如合符契亦非人之所能強離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工夫神妙巧密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為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却連天數五至行鬼神也為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間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伊川先生已嘗釐正啟蒙雖依此寫而不曾推論其所以然者故覽者不之察耳

皆是說卜筮若不是說卜筮却是說纂註蔡氏曰天地一箇无頭底物今人誠不知易可學纂註者陰陽對待之定體也一至十者陰陽流行之次序也然對待非流行則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則不能自行而五十五者則流行之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細分也

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

化而行鬼神也

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按宜在此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者二

四六八十皆偶也相得謂一與二二與四四與六六與八八與十各以奇偶為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

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偶之積也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

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鬼神謂

凡奇耦生成之
附錄
相得各有合在十干甲乙木丙丁

屈伸往來者
得甲與巳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
便是各有合又曰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蓋一箇便

巳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
巳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為十學蒙
大衍之

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

扚而後掛
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
而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蓋皆

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損益也兩謂天
地也掛懸其一於左手小指之間也三三才也揲間而

數之也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扚勒於左手手中三指之兩
間也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五歲之間再積日而

再成月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扚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扚然後別起一附錄

河圖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人去這河圖裏面取那天五地十衍

掛也

附錄

是聖人去這河圖裏面取那天五地十衍

出這箇數大槩河圖是自然底大衍是用以揲著求卦底淵或問大衍之義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便是五十又虛天一只用天三對地二耳一說也三天兩地便是虛去天一只用天三對地二耳又五為生數之極十為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以十乘五亦為五十此一說也又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此一說也又一說也數家之說雖多不同某謂此說却分曉當奇者左右四揲之餘也扚指間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於无名指間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於中指之間也與郭子和聖人下字皆有義掛者挂也扚者扚於二指之中也賀孫掛一一歲揲右二歲扚右三歲一閏揲左四歲扚左五歲再閏也人傑一

掛之間凡再扐即五歲之間凡再閏之象也與郭子和
總論數節繫辭言著法大抵只是解其大略想別有文
字今不可見但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
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
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
此是孔子解文分而為二是本文以象兩是解掛一揲
之以四歸奇於扐皆是本文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
之類皆是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
十有四孔子則斷之以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
五百二十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此可見謨著
卦當初聖人用之亦須有箇見成圖筭後自失其傳所
僅存者只有這幾句其間已自是添入字去說他了賀
孫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

有六十當期之日

凡此策數生於四象蓋河圖四面太
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

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揲著之法則通計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為奇凡八為偶奇圖圍三偶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積而數之則為六七八九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蓋餘三奇則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為居一之太陽餘二奇一偶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為居二之少陰二偶一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為居三之少陽三偶則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為居四之老陰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餘可推而知也期周一歲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舉成數附錄

策者著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為筮而槩言之耳

附錄者是大傳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正以其掛扚之外見存著數為言耳蓋揲著之法凡三揲掛扚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為老陽之爻

三揲掛扚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為少陰之爻
三揲掛扚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為少陽之
爻三揲掛扚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為老陰
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二老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
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
之為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為乾者未必皆老陽其
積而為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為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
亦互有老少焉蓋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名
卦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
陽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
若便以乾六爻皆為老陽坤六爻皆為老陰六子皆為
少陽少陰則恐其未安也但三百六十者陰陽之合其
數必齊若乾坤之爻而皆得於少陰陽也則乾之策六
其二十八而為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為百
九十二其合亦為三百六十此則不可易也答程迴著
之一籌謂之一策策中乘除之數則直謂之數策數云

者凡手中之數皆是如禮曰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龜策弊則理之不可以既揲餘數不為策也必大此凡言

策數雖指掛扐之外過揲見存之著數而言然蔡註蔡氏

曰天地之運大小皆極於三百六十衍二篇之策萬乾坤之策當期之日真所謂與天相似也

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二篇謂上下經凡陽

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附錄二篇之策當萬物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其數附錄之數亦是取象之

辭不是萬物恰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四

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也謂一附錄易字只是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附錄箇變字四

度經營方成一變若說爻之一變却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淵營謂經營易即變

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著策乃成一變也積十二營三掛六扚乃成三變然後成爻十有八變而成卦者謂既三變而成一爻復合四十九著如前八經營以為一變積十八變則成六爻而為一卦也

卦而小成

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

之能事畢矣

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為動靜則一卦可變而為六十四卦以定吉

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謂應對祐神謂助神化之功

附錄

道較微妙無形影因卦辭說出來道這是

吉這是凶這可為這不可為德行是人做底事因數推出來方知得這不是人硬恁地做都是神之所為學蒙德行是人事粗做底只是人為若決之於鬼神德行便神淵此說著龜之用也道理因此顯著德行是人事却

須取必於著既知吉凶而後可以酬酢事變神不能自
說吉凶與人必俟易始著見是易能祐助於神也

纂註

蔡氏曰顯道闡幽也神德行微顯也如是則可以應變而助神矣

子曰知變化之

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為故夫子嘆之而

門人加子曰以別上文也。此第九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著求卦之法然亦略矣意其詳具於太卜筮人之

官而今不可考耳其

附錄

錄問陽化為陰陰變為陽者可推者啓蒙備言之變化也所以變化者道也道

者本然之妙變化者所乘之機故陰變陽化而道无不在兩在故不測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不審可如此看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

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四者皆變

化之道神之

附錄

問以字是指以易而言否曰然又問

所為者也

理斷事如論語上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類否曰是

學蒙問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用龜亦使易占否曰不用

只是文勢如此學蒙問辭占是一類動制器是一類所

以下文至精合辭占說至變合變象說曰然辭占是一

類者曉得辭方知得占若與人說話曉得他言語方見

他胃中底蘊變是事之始象是事之已形者故亦是一

蒙類學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

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

孰能與於此

此尚辭尚占之事言人以著問易求其卦

而有以告之如響之應聲以決其未來之吉凶也以言

與以言者尚其辭之以言義同命則將筮而告著之語

欽定四庫全書

易附錄纂註

冠禮筮日宰自

附錄

問馬而以言若以上下文義推之

段重筮但而以言三字義拘若作以易之言如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占只是以其言又於上下文不順

蒙學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

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此尚象之事變

則象之未定者也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

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此亦皆謂揲著求卦之事蓋通三揲兩

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究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也參伍錯綜皆古語而參伍尤難曉按荀

子云窺敵制變欲伍以參韓非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

伍之以合參史記曰必參而伍之又曰參伍不失
漢書曰參伍其賈以類相準此足以相發明矣

附錄

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
相什伯非真為參與伍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參數之
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又曰若其他數猶
可湊參伍兩數自是參差不齊所以舉為言又曰揲著
本無參數伍數之法只言交互參考皆有自然之數如
三三為九三二為六之類雖不用以揲著而推考變通
則未嘗不用也謨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如乾
對坤坎對離自是交錯綜者總而挈之且以七八九六
明之六七八九便是次序然而七是陽六壓他不得便
當挨上七生八八生九九又須挨上便是一低一昂學
蒙錯綜是兩樣錯是往來交錯之義有迭相為用之意
綜者條而理之也如機上織底綜一箇上去一箇下來
陽上去做陰陰下來做陽如綜相似淵錯綜其數便又
是七八九六九對八便是東西相錯六上生七為陽九

下生八為陰便是上下為綜義剛錯綜自是兩事參伍錯綜又各是一事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踈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簡成天地之文者若卦爻之陳列變態者是也定天下之象者物象皆有定理足以經綸天下 ○ 愚按楊倞荀子註伍參猶雜也使間之事也人傑 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間而盡知其事史記引周書曰必參而伍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之註三卿五大夫欲更議也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四者易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易指著卦无思无為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動附錄著卦何嘗有思有為但只是扣著便應靜亦如此无所不通所以為神耳非是別有至神在著卦之外也荅祖儉易是箇无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而遂通也時舉易

无思慮也无作為也其寂然者无時而不感其感通者
无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體
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
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其已發也見其寂然之
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雜著人之一身知覺運用
莫非神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无動靜語默
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
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
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
有攸主其所謂和乃是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
然性之靜也不能不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
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也又曰方其存
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
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
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以主乎靜
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

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无一毫之不仁也。答欽夫寂是體感是用當其寂時理固在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為惻隱未感時只是仁義感為羞惡未感時只是義可學問胡氏說多指心作已發曰便是錯了縱使已發感之體固在所謂動中未嘗不靜如此則流行發見而卓然有不可移今只指作已發一齊无本了終日只得奔波急迫大錯了淵看來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處獨聖人能之衆人却不然蓋他雖具此心未發時已自汨亂了思慮紛擾夢寐顛倒可見若无聖人操存之道至感發處如何會得如聖人中節寓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只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研上說亦通閤祖。附錄問如何是極深曰聖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附錄人都曉得至深難見。

底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問如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
鬼神之情狀之類否曰然問如何是研幾曰便是研磨
出那幾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裏便有吉凶有悔吝幾
微毫釐處都研出來又問如此說正與本義所謂所以
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正相發明曰然道
夫易便有那深有那幾聖人使用極出那深研出那幾
研是研磨到底之意詩書禮樂皆是說那已有底事惟
是易說那未有底事研幾是不待他顯著只在邴茫昧
時都處置了淵研便是研窮他幾便是周子所謂動而
未形有无之間者也學蒙知至如極深能慮便是研幾
夔孫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為也

附錄

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微畢
竟是有深在心甚玄奧幾在事半微半顯淵深是幽深

通是開通人所以蔽塞只為他淺若是深後便能開通人志道理若淺如何開通得入所謂通天下之志亦只是說開物相似所以下一句也說箇成務易是說未有底六十四卦皆是如此淵子曰易有聖人

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第十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附錄

變化

之道莫非神之所為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為精為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為神之所為也所以極深者以其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又覆明上文之意復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或曰至精至變皆以書言之矣至神之妙亦以書言可乎曰至神之妙固无不在詳考之文意則實亦以書言之也所謂无思无為寂然不

動云者言在冊象在畫著在櫝而變未形也至於玩辭觀象而揲著以變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推而極於天地之大反而驗諸心術之微其一動一靜循環始終之際至神之妙亦如此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歟精變神說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

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

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開物成務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冒天下

之道謂卦爻既設而附錄物是人物務是事務冒只是天下之道皆在其中附錄罩得天下許多道理在裏自今觀之也是如何出得他過道夫讀繫辭須見得如何是開物如何是成務又如何是冒天下之道須要就卦中一一見得許多道理然後可讀蓋易之為書大抵皆因卜筮而設教逐爻開示吉凶包括无遺如將天下許

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曰冒天下之道由卜筮而推上
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无形粗及於有象如包罩在
此隨取隨得謨此是說著龜若不指著龜何以言通之
定之斷之必大聖人作易教他占吉則為凶則否所謂
通志定業斷
疑者即此也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

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

神武而不殺者夫

圓神謂變化无方方知謂事有定理易以貢謂變易以告人聖人體具三

者之德而无一毫之累无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
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也神
武不殺得其理而
附錄 著以七為數是未成卦時所用
不假其物之謂 未有定體故其德圓而神所以

知來卦以八為數是因著之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所以藏往答何鑄此字指著卦之德六爻之義而言洗心言聖人玩此理而默契其妙也答王遇聖人之心渾只是圓神方知易貢三箇物事更無別物一似洗得來潔靜了又曰是以那易來洗濯自家心了更沒些私意小知在裏許聖人便似那易了淵退藏於密時固是不用這物事吉凶與民同患也不用這物事用神而不用著用知而不用卦全不犯手退藏於密是不用事時到他用事也不犯手事未到時先安排在這裏了事到時恁地來恁地應淵一卦之中凡爻辭所載皆是已著底道理此藏往也占得此爻却因已見底道理推未來底事便是知來必大神以知來如明鏡然事物來都看見知以藏往只是見在底事他都識得又曰都藏得在這裏面學蒙如揲著然當其未揲也都不知成卦了則事都綽定在上面了便是藏往聖人於天下自是所當者惟所向者伏然而他都不費手脚這便是神

武不殺
學蒙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

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神物謂蓍龜湛然純一之謂齊

肅然警惕之謂戒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興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是以作為卜筮以教人而於此焉齊戒以考其占使其心
附錄齊戒敬也聖人神明不測如鬼神之能知來也
附錄齊戒敬也聖人

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慎齊戰疾之意也答敬夫胡叔器問齊戒只是敬否曰也是敬但齊較詳於戒到湛然純一時卽肅然警惕也无了義剛聖人於卜筮其齊戒之心虛靜純一戒謹恐懼却只是退聽於鬼神學蒙問天之道便是民之故否曰到得極處固只是一箇道理看時須做兩處看方看得周匝无虧欠處問天之道只是福善禍淫之類否曰如陰陽變化春何為而生秋何為而殺夏何為而暑冬何

為而寒皆要理會得問民之故如君臣父子之類否曰
故只是事凡民日用皆是若只理會得民之故却理會
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是在到得極時固只是
一理要之須是都理會周匝始得道夫問明察之義有
淺深否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大槩明得這道理耳孟子
所言明察與易明於天道察於民故同去偽聖人見得
天道知得人事都是這箇道理看見著龜之靈都包得
這道理於是作為卜筮使民因卜筮皆知得道理都在
這裏面了答敬夫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此言有以開民
使民都知前時民昏塞吉凶利害是非都不知因這箇
開了便能如神明然此便是神明其德又曰民用之則
民神明聖人用之則自神明其德淵便是聖人也要神
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底物事自家齊戒便會靈聖不
齊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齋義剛設為卜
筮以為民之嚮導聖人於此又要以卜筮而齊戒以神
明其德顯道神德行便似這神字猶言凶吉若有神陰

相之相似都不是自家做得却都若神之所為學蒙總
論一節是以明於天之道至以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
也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此言用易之事也
敬夫總論上一節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
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用出來下文是與神物以前民
用方發出許多道理以盡見於用也然前段必結之以
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只是譬喻著龜雖未用而神
靈之理具在猶武是殺人底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
殺也謨著德已下方說卜筮乃是發用處是興神物以
明於天之道已下方說卜筮乃是發用處是興神物以
前民用蓋聖人已具此理復就著龜上發明之使民亦
得以前知也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德即聖人之
德又即卜筮以齊戒神明之必大方其退藏而與民同
患之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以齊戒而神明其德此則
非聖人不能與荅西山洗心聖人玩辭觀象理與心會
也齊戒聖人觀變玩占臨事而敬也荅何錫聖人此心

虛明自然具衆理卦爻許多不是安排對副與人看是
甚人來自然撞著易如此聖人也如此所以說箇著之
德卦之德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
明其德淵

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

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闔闢動靜之機也先言坤

者由靜而動也乾坤變通者化育之功也見象形器者
生物之序也法者聖人修道之所為而神者百姓自然

之日附錄

闔闢乾坤理與事皆如此書亦如此這箇則說理底意思多淵問易中多言變通之意如

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
處得好便不窮不通便窮道夫見乃謂象只是說動而
未形有无之間者幾底意思幾雖是未形然畢竟是有
箇物了淵利用出入者便是民生日用都離他不得淵

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而不窮所以謂之神學蒙

纂註

徐氏曰天道流行有動有靜猶

戶之闔闢也陽之嘘也戶之闢也羣動由是而息也是謂之謂之乾陰之翕也戶之闔也羣動由是而息也是謂之坤先坤後乾陰陽之義也一闔一闢交易代換是謂之變往來不窮運行悠久是謂之通物生之初微而可見則謂之象物成之後實而有形則謂之器聖人因象器之自然修道立教制器利用有不容違之則是謂之法民生日用出而作固利也入而處亦利也是法也即易之形象變通乾坤闔闢至妙之理或出或入民咸用之是謂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之神

卦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為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為二畫以

分太少八卦者次為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

卦揲者其序皆然
詳見序例啟蒙

附錄

此太極却是為畫卦設當未畫卦前太極只是一箇渾淪底道

理裏面已含陰陽剛柔奇偶无所不有及畫一奇一耦是生兩儀再於一奇畫上加一奇此是陽中之陽又於

一奇畫上加一偶此是陽中之陰又於一偶上加一奇此是陰中之陽又於一偶上加一偶此是陰中之陰是

謂四象所謂八卦者一象上有兩卦每象各添一奇一偶便是八卦四象如春夏秋冬金木水火東西南北無

不可推矣謨太極不離乎兩儀四象八卦如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指陰陽為道固不可而道則不離乎陰陽也

必大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這太極便在

八卦中道夫銖謂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離

兌坎艮則交銖此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次第最為切要古今說者唯康節明道二先生為

能之故康節之言曰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支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明道以為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要切矣與郭子和此乃學易綱領開卷第一義然古今未見有識之者至康節先生始傳先天之學而得其說且以為伏羲之易也說卦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圖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皆本於此若自八卦而上又放此而生之至於六畫則八卦相重而為六十四卦矣答虞太中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廣八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之祖答呂祖謙總論上文闡闢往來乃是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往來開闢而无穷者以其有是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為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書耳答西山通

論說卦數章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辭也木之八卦定吉凶吉凶生

大業

有吉有凶

附錄

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時則有消長

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卜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成天下之事者如此賀孫

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太乎聖人探賾索隱

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

著龜

富貴謂有天下履帝位立下疑有闕文亹亹猶勉勉也疑則怠決故勉

附錄

蹟是雜亂不是

妙字本從口是喧鬧意從臣亦然學蒙探蹟索隱若與人說話時也須聽他雜亂說出來方可索他隱底淵問定吉凶成亹亹莫大乎著龜如何曰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既得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亹亹纂註徐氏曰法謂效法象謂成者是卜筮成之也必大纂註象萬物之生有顯有微皆法象也而莫大乎天地萬化之運終則有始皆變通也而莫大乎四時天文煥爛皆懸象著明也而莫大乎日月崇高以位言而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者為尤大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皆足以為利而物无不備用无不致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惟聖人為大蹟隱以物象言深遠以事理言探之索之則蹟者陳而隱者顯矣鈎謂曲而

取之致謂推而極之則深者出而遠者至矣卦爻示人者明若觀火則有以決其吉凶而勉其有成也故曰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上三言以易之在造化者言也下三言以易之在人事者言也天地有自然之法象非崇高富貴位與天地並何以修道而立教四時有自然之變通非聖人作易變通盡利何以神化而宜民日月之明旁燭幽遐非易之示人本隱之顯何以開物成務是三言者各有所合也蔡氏曰立字下當有象字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

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此四者聖人作易之

所由也河圖洛書詳見啓蒙 ○愚謂神物謂蓍則之而四十九之用成變化謂陰陽效之而卦爻動靜備

象謂日月星辰循度失度而吉凶見象之而卦爻有以斷吉凶皆作易之本也 易有四象所以

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四象謂陰陽老

少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

○此第十一章專言卜筮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大釋

有上九爻義然在此无所屬或恐是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

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

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

之舞之以盡神

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觀奇偶二畫包含變化无有窮盡則可見矣變

通鼓舞以事而言兩子曰字宜衍其一蓋子曰字皆後人所加故有此誤如近世通書乃周子所自作亦為後人每章加以周子曰字附錄立象盡意不獨是聖人有其設問答處正如如此也附錄這意思寫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設卦以盡情偽不成聖人有情又有偽自是卦上有這情偽看來情偽只是箇好與不好如剝五陰只是要害一箇陽這是不好底情便是偽如復如臨便是好底卦便是真情學蒙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少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未占得則有所疑既占則无所疑自然使人腳輕手快行得順便如大衍之後言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皆是鼓之舞之之意元裕變通盡利鼓舞盡神是言立象設卦繫辭皆為卜筮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趨吉避凶奮然有所興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意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猶懼迎天

下之人勉之為善相似謨鼓之舞之便无所用力自是聖人教化如此鼓舞於占上分數較多自是樂會得而不自知因舉橫渠云巫風其鼓舞之盡神者與巫字從工兩邊人字是取象其舉神巫者祀神如舞雩之類皆須舞蓋以通暢其和氣達於神明間鼓舞恐是振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為其所當為也

道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

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緼所包畜

者猶衣之著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息

附錄

此向論衣敝緼袍緼是綿絮胎今看此緼字正是如此取義易已著此

謂變化不行

理乾坤則是體骨必大乾坤成列便是乾一至坤八都成列了其變易方立其中若只是一陰一陽則未有變

易在又曰有這卦則有變易无這卦便无這易了又曰
此段以乾坤為主學蒙易不過只是一箇陰陽奇偶十
變萬變則易之體立若奇偶不交變奇純是奇偶純是
偶去那裏見易易不可見則陰陽奇耦之用亦何自而
辨元裕自易道體統而言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
緼也自乾坤成列而觀則易之為道又不在乾坤之外
惟不在外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
不可見而乾坤或幾乎息矣答欽夫 是故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

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

道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變之義

附錄

問陰陽如

也變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此章以人言
下者曰一物便有陰陽便有作用寒暖生殺皆見得是
形而下者木之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為是器

之理者則道也如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陰陽所為之器獨其所以為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為道耳荅九淵形而上者指理形而下者指事物事事物物皆有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但要其實於事物上見得這道理然後於已有益謨形以上底虛渾是道理形以下底實便是器淵器亦道也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學蒙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變孫化是漸漸消化疊疊地去有漸底意思不見其化之迹且如而今天氣漸漸化涼將去到得立秋便截段這已後是秋便是變又曰只就那化中截截取便是變道夫化是因其自然而化裁是人為變是變了他且如自初一至三十日便是化到這三十日便截段做一月明日便屬後月便是變又如今年三百六十日須待日日漸次進去到那滿時這便是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裏截做四時這便是變化不是一日內便

頓然恁地人之進德亦如此三十而立不到那三十時
便立須從十五志學漸漸化去方到淵又如星辰運行
无頃刻停息若逐時記之自不勝其記以昏旦記之則
一日差一度然亦記不得所以只於逐月截段道昏某
中旦某中逐日便是化到這一月處便是變學蒙處得
恰好處便是通推而行之便是就這上行將去且如亢
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无悔便是通變是就時就事
止說通是就上面處得行處說故曰通其變只要常教
流通不窮問如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富貴
行乎貧賤行乎夷狄行乎患難至於无入而不自得便
是通否曰然道夫化而裁之屬前項事謂漸漸化去裁
制成變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屬後項事謂推而為別一
卦了則通行无礙故為通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便
只是定天下吉凶成天下亹亹者元裕如陰陽兩爻自
此之彼自彼之此若不截斷則豈有定體通是通其變
將已截斷者推而行之便是通謂如占得乾之履便是

九三如乾乾不息則我所行者以此而措之於民則謂之事業也必大化而裁之方是分下頭項推而行之便

是見於事如堯典分命羲和許多事便是化纂註張子而裁之到敬授人時便是推而行之學蒙正蒙

日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

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

下之蹟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

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

其吉凶是故謂之爻重出以下文極天下之蹟者存乎卦鼓

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卦即象也附錄極天下之蹟者存乎卦卦體之中備

陰陽變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說出這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如初九當潛則鼓之以勿用九二當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若无辭則都發不出了必大

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存乎德行

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

附錄

問化

而裁之謂之變化而裁之存乎變如何分曰上文化而裁之喚做變下是就這變處見得化而裁之學蒙變化字多相對說化裁之變又說得來重如云幽則有鬼神鬼神本皆屬幽然以鬼神二字相對說則鬼屬幽神又自屬明變化相對說則變是長化是消備神明一段是與形而上之道相對說自形而上之道說至變通事業是自至約處說入至粗處自極天下之蹟存乎卦至神而明之又自至粗上說入至約處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則說得又
微矣元裕

周易本義附錄纂註卷七

謹案卷六第六頁後三行窒謂塞於初刊本塞訛
窒據易說改後塞其罅隙同

第七頁後一行附錄利用大作一爻刊本作訛遷
國按此解初爻象利用大作非解四爻利用遷
國今改

第九頁前一行中未變也刊本中訛終據各本改
卷七第四頁後四行如何配乾而生物刊本乾訛
陽據語錄改

第七頁前五行蓋憂苦患難中必悔悔便是吉之
漸刊本必悔訛心愧據語錄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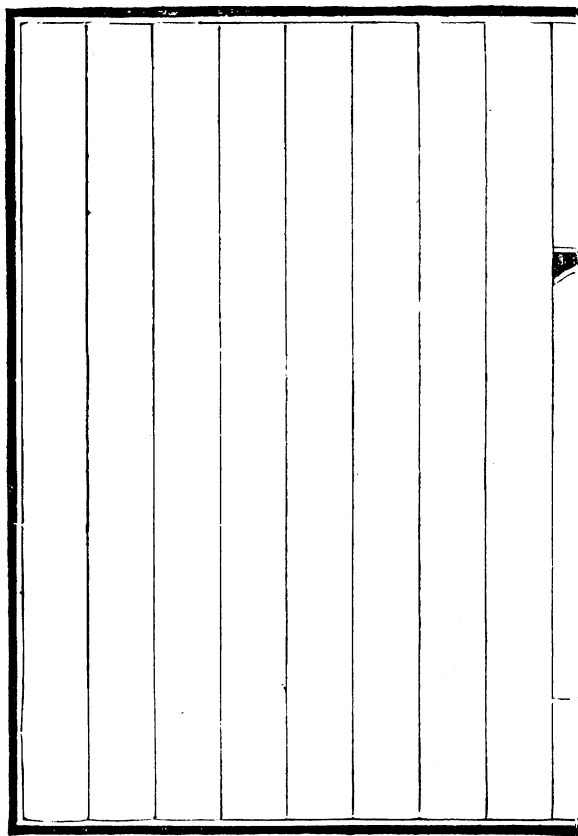
第七頁前六行及至凶矣又却悔刊本及訛又今
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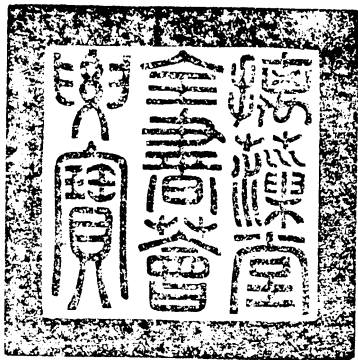
第十八頁前二行習矣不察行矣不著刊本察著
誤倒據語錄改

第十九頁後三行便通變而為事按語錄作便是
通變之謂事

第三十二頁後六行此亦皆謂揲著求卦之事刊
本謂訛是據各本改

第四十二頁後五行宜在第八章之末刊本八訛
七據各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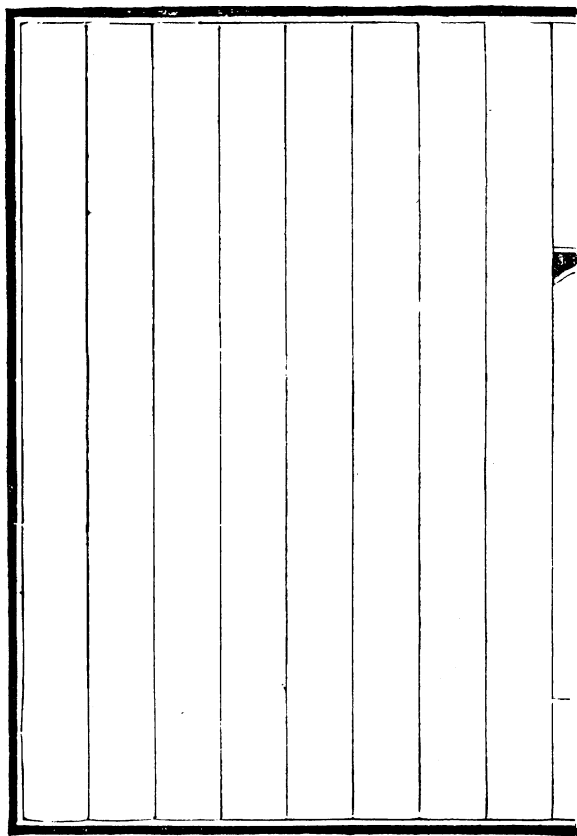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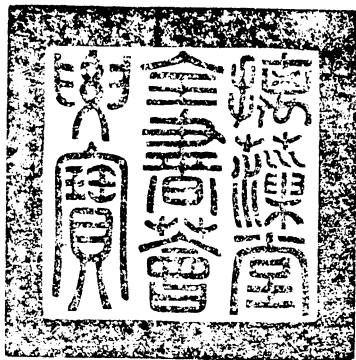


覆校官助教 臣 吳省蘭

校對官檢討 臣 郭寅

謄錄監生 臣 李鉷





覆校官助教 臣 吳省蘭

校對官檢討 臣 郭寅

謄錄監生 臣 李鉉